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BUNKODO
SEP 28 1956

5061/5800v1

中國語文

一九五四年

七月號

25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國語文一九五四年七月號目錄

從憲法草案看到語文改革……………林漢達（3）

漢語基本詞彙中的幾個問題……………林 燾（4）

夾用拼音的一些方法……………易熙吾（11）

節約偏旁的規律……………陳光堯（13）

意符辨正……………曹伯韓（14）

對《語法講話》的意見……………張汝舟（16）

談朝鮮文字改革問題……………李啓烈（18）

朝鮮語……………Y. Y. 「ㄱ ㅋ ㆁ ㄷ ㅌ ㄴ」 著 彭楚南譯（30）

輔音的分類（語音學常識之七）……………田 恭（21）

語言學高等教育和語言科學幹部的培養……………何道南譯（33）

語文書刊評介

《中學語法教學》……………伯 韓（35）

報道·消息

現代用字統計報告……………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秘書處（34）

語文筆記

元音（語言學名詞選譯）……………彭楚南譯（17）

從憲法草案看到語文改革

林 漢 達

我國憲法草案是人民大眾自己的憲法草案。這個憲法草案全部內容表現了我國人民大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擺脫了被奴役、被壓迫、被愚弄的地位，取得了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當家做了主人，“並且反映了國家在過渡時期的根本要求和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願望。”這個憲法草案因為是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在形式上也擺脫了中國舊法律條文故意難文的習氣。盡可能地採取了通俗的文字，使勞動人民容易了解，都能够參加討論，掌握全部內容。憲法草案文字的通俗易懂跟憲法草案內容的反映民主是分不開的。只有我們的國家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的時候，才能把憲法草案的內容用通俗的文字寫出來。

為了說明國家的民主化跟憲法文字的通俗化有着密切的關係，我們不妨先摘幾條舊中國的所謂憲法的條文作個對比：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頒發的“憲法大綱”第一條說，“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您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這兩句話多文哪，工農大眾是聽不懂的。

一九一三年(中華民國二年)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的“天壇憲法草案”第一句說，“中華民國憲法會議，為發揚國光，鞏固國圉，增進社會之福利，擁護人道之尊嚴，制茲憲法，宣佈全國，永矢咸尊，垂之無極。”這裏面有些字句像“國圉”，“制”，“茲”，“永矢咸尊”，“垂之無極”等好像故弄玄虛，不讓人民大眾知道到底說的是什麼玩藝兒。

一九四六年年底蔣介石匪幫所訂的偽憲法第一句說，“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您看在“天壇憲法草案”起草以後三十三年，在五四運動以後(包括白話文運動)以後二十七年，還死抱着“永矢咸遵”不肯放手。

在我們這個人民大眾自己的憲法草案裏面，不但沒有“永矢咸遵”這種吓唬工農大眾的古董文言，就是

在白話文裏面比較常用的，但是認字不多的人見了害怕的字眼，像“及”，“之”(指獨用)，“者”(不作詞尾用)，“自”，“至”，“則”等，都用不着。

在我們這個人民大眾自己的憲法草案裏面，連以前法律條文中最常用的半文言的詞兒也都盡量改為接近口語的說法。我這兒只舉出最突出的幾個例子就夠了。

“得”已經改為“可以”(見13,24,25,39,44,51,60,67,70等條)。

“如”已經改為“如果”(見24,25,31等條)。

“或”已經改為“或者”(見3,7,13,25,31,36,37,43,49,60,65,71,77,93等條)。

“應”已經改為“應當”(見67,68,72,77等條)。

“須”已經改為“必須”(見17,18,24,31,36,100等條)。

“均”已經改為“都”(見3,6,35,55,62,66,68,77,86等條)。

“已”已經改為“已經”(見序言2,4,5,6段)。

“時”已經改為“的時候”(見26,35,43,46,71,93等條)。

“依”已經改為“依照”(見8,9,10,12,19,73,75,86,102,103等條)。

“按”已經改為“按照”(見13,38,49,60,61,64,65,67,70等條)。

還有：

“亦即”已經改為“也就是”(見序言第1段)。

“百餘年”已經改為“一百多年”(見序言第1句)。

拿中國語文改革運動來說，我們這個憲法草案可以說已經把五四運動以來，尤其是解放戰爭以來，語文改革的成果固定下來了，同時也指出了有關中國語文改革的幾個要點，就是：

- 1.廢止文言，盡量採用大眾口語；
- 2.發展複音，有意識地採用複音詞兒；
- 3.盡可能地做到念出來能聽得懂。

這三點應當作為我們努力的方向，做到了這三點也就是替將來拼音文字鋪平了道路。



漢語基本詞彙中的幾個問題

林 熹

基本詞彙這個概念是斯大林首先提出來的。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曾有好幾處提到基本詞彙，主要有下面三段話：

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①。

大家知道，語言中所有的詞構成所謂語言的詞彙。語言的詞彙中的主要東西就是基本詞彙，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詞，成為基本詞彙的核心。基本詞彙是比語言的詞彙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②。

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後，都把現存的語言結構及其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像對待上層建築一樣消滅掉，並創造新的來代替，的確又有什麼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魚”、“人”、“走路”、“作事”、“生產”、“做生意”等等不叫水、地、山等等，而叫做旁的名稱，又有什麼必要呢^③？

第一段說明基本詞彙在語言中的地位，第二段說明基本詞彙的特性，第三段是舉例，這些都是研究基本詞彙最重要的材料。問題只在於對斯大林這些天才的指示如何正確的理解和發揮；我們不能只在這三段指示中的幾個名詞上兜圈子，正確地了解幾個名詞的含義固然對我們有極大的幫助，但是全面地、深入地思索這段指示的深刻意義更是重要，否則就有可能只和譯文的用詞打交道，而忽略了對全文的理解，這樣也就容易陷於主觀和片面。

要把斯大林這些原則性的指示具體運用到漢語裏去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本文只想就虛詞、單音詞和根詞三方面提出一些問題來。這些問題雖然不是研究基本詞彙的基本問題，但是牽涉範圍相當廣，而且在研究漢語基本詞彙時一定要接觸到。問題的解決還有待於大家共同研究討論；本文不過是提出問題，還談不上解決問題。至於基本詞彙的穩定性和全民性等問題不擬在本文內詳談。

一 漢語的虛詞問題

斯大林已指示我們，基本詞彙是語言的詞彙中的主要東西，這很容易使人想到常用詞彙，常用詞在詞彙中出現的次數最多，自然非常重要，那末常用詞是

不是就等於基本詞彙呢？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兩個概念並不完全相等，包括在基本詞彙中的詞固然一定常用，但是常用的詞不見得一定屬於基本詞彙。問題的關鍵在於虛詞，任何一種語言最常用的詞都是虛詞，虛詞是否應該歸入基本詞彙是我們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

除了最常用以外，虛詞也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它的變化也要“比語言的詞彙慢得多”。除了很少“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以外，它具備了基本詞彙的一切條件。看起來虛詞似乎可以歸入基本詞彙，但是問題並不如此簡單。

我們常說每個詞都有一定的意義，這意義有兩種：一是詞彙意義，一是語法意義。表示某種事物、性質、行為等等的詞的意義是詞彙意義，也可以叫實在意義或基本意義。表示性、數、格等等的詞的意義是語法意義。一個詞可以兼有兩種意義，例如俄語 **книга** (書) 這個詞既有詞彙意義(表示一定的事物)，也有語法意義(表示陰性、單數、第一格)。只具有語法意義的詞才應該算做“虛詞”，像俄語的 **к** (向)、**не** (不) 等，這些詞在句子中只起輔助作用，沒有實在的意義。

虛詞既然只有語法意義，也就是只能表達詞與詞或句與句之間的關係，所以儘管它具有詞的形式，也只是語法成分。語法成分是應該歸入斯大林所說的“語法構造”範疇之內的，因此虛詞和一般“語法構造”一樣，它的生命比一般詞彙要長久，變化也比一般詞彙要慢，但是它很少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虛詞雖然最常用，但是只能在“語法構造”的範圍內來研究，不能歸入基本詞彙。

庫茲涅措夫在《蘇聯大百科全書》中解釋輔助詞(也就是虛詞)時說：“沒有獨立的意義，只表明句子裏各詞之間，句子的各部分之間以及不同的句子之間的關係，有的時候，也表示說話的內容對實際情況的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頁 24，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② 同上，頁 21。

③ 同上，頁 6—7。

關係。”他並且明確地指出前置詞、後置詞、連詞、小品詞、詞的次序和聲調屬於輔助詞的範圍④。

這一段解釋正說明虛詞是純粹的語法成分，因此它應該比基本詞彙還要穩定，但這穩定性是屬於“語法構造”範疇之內的，不能因此就認為虛詞應該屬於基本詞彙。

但是，虛詞常常是由實詞變來的，變化發生較晚的虛詞常常沒有完全失去它的詞彙意義。例如俄語 благодаря (由於、多虧) 仍有原來動詞 благодарить (謝謝) 的詞彙意義，英語 concerning (關於) 仍有原來動詞 concern (關涉) 的詞彙意義。但是這只是虛詞演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某種語言裏某一個虛詞或某一類虛詞，甚至可能是全部虛詞仍保存有詞彙意義，那只是個別現象，應該特殊處理。虛詞不能歸入基本詞彙這個一般性的原則是應該肯定下來的。

在漢語裏如何具體運用這原則呢？漢語的虛詞大都是從實詞變來的，它的詞彙意義常常沒有完全失去，例如“我在北京工作”的“在”就有很强的動詞性，“爲”本是純粹的動詞，現在雖然已逐漸虛詞化（“爲新中國而奮鬥”），但是它的詞彙意義也並沒有完全消失。這種“實詞虛化”的現象在區分漢語實、虛詞時給我們增加了不少困難。我們常常說虛詞，究竟哪些詞是虛詞呢？古人也講虛詞，《經傳釋詞》所指的“詞”就是現在的“虛詞”，只是包括的範圍比較廣一些；西洋語法觀念傳來以後，“詞”這個詞有了新的意義，“虛詞”這個詞自然而然代替了原來的“詞”，但是現在所說的“虛詞”又與過去所說的“詞”的意義不全相同。傳統的看法多少影響了我們，再加上漢語“實詞虛化”的現象特別明顯，因此在具體劃分實、虛詞時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⑤。

要想解決這問題，似乎可以從詞的功能、意義和形態三方面入手。首先，一個虛詞應該在句子中只起輔助作用；其次，不能有實在的意義；最後，一般沒有形態的變化。真正的虛詞是應該具備以上這三個條件的。我們就根據這原則把漢語的詞類一一分析一下⑥。

名詞、動詞、形容詞三大類無論從功能、意義和形態上看都是地地道道的實詞，不必多談。有些動詞已逐漸虛化，一般都把它列入其他詞類，下文自會接觸到。

代詞和指示詞沒有實在的意義，數詞沒有形態的變化，於是有人把它們列入虛詞。但是這三類詞在功能上是與一般實詞相同的，代詞在句子中的作用等於名詞，指示詞和數詞則等於形容詞。有人強調代詞和

指示詞的意義比較空靈，但是就功能來說，它們在句子中絲毫沒有起輔助作用，而且有形態的變化，所以還是應該把它們歸入實詞。屬於這三類的詞是有條件歸入基本詞彙的。

量詞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量詞具有比較實在的意義，例如“一尺布”（不是“一丈布”）、“三杯水”（不是“三桶水”）。這類量詞各種語言都有，它不但意義實在，而且在句中不只起輔助作用（“一尺布”的“尺”在句子中的重要性決不下於“黃布”的“黃”），這類量詞應該歸入實詞。另一類量詞則沒有實在的意義，例如“一個人”，“三隻船”。這類量詞是漢藏語系的特色，它在句中只起輔助作用（連接數詞和名詞），這類量詞應該歸入虛詞⑦。

至於副詞，早就有人建議把它和形容詞併爲一類，姑不論這建議是否正確，但總可以看出來漢語的副詞和形容詞是比較難於劃分的。既然如此，副詞就應該歸入實詞；但是有一些單音節副詞（例如不、也、所、最等等）不但在句中起輔助作用，沒有實在意義，而且簡直有些像不能獨立的詞頭（也許和俄語的小品詞更相近些），這些詞又應該歸入虛詞。副詞的問題相當複雜，是比較難於解決的。

漢語的副動詞比較近似前置詞。從這類詞中最可以看出動詞虛化的現象，有些詞像“把”，“被”等“虛化”到失去了動詞的功能，也沒有實在的意義，更不能有形態的變化，是應該歸入虛詞的。但是也有一些詞的動詞性比較強，像“在”，“從”，“當”，“對於”等等很難說它們不具有動詞的功能。它們不但有動詞的功能和比較實在的意義，甚至偶而還可以帶上動詞的詞尾。例如：

……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⑧。

當着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的時候，……⑨
這一些詞又很難把它算做虛詞，“副動詞”這個名稱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動詞虛化”的現象我們也應該注

④ П. Г. Кузнецов 著，高名凱、彭楚南譯：《語法、語言的語法構造》（《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頁 10—11，人民出版社。

⑤ 具體的例子不必舉，只要比較一下各家對代詞，指示詞，副詞的實、虛如何劃分，就知道有多麼混亂了。

⑥ 目前詞類的分法和名稱很不一致，爲了說明方便，暫用在本刊發表的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講話》的分類法。

⑦ 第二類量詞有一部分正向第一類轉變，例如“一萬塊錢”。嚴格的說，第一類量詞應該歸入名詞（比較“一尺布”和“一箱子布”），第二類量詞不如叫“單位詞”。

⑧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卷二，頁 776。

⑨ 同上，頁 787。

意，就土舉的現象來說，副動詞也似乎分成實、虛兩類了。

至於助動詞“能”，“會”等，它們的動詞性比副動詞要強，有時還可以獨立使用，自然應該歸入實詞。

漢語的連詞也似乎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常常連接兩個詞，很少連接兩個分句，例如“和”，“跟”等等，這類多少帶些動詞性，是否能算虛詞還應該考慮。另一類是連接兩個分句的，例如“雖然”，“不但”等等，這類可以緊跟着動詞，有些副詞作用；但就全句來看，則是起了輔助作用，又沒有實在意義和形態變化，應該歸入虛詞。

語助詞無論從功能、意義和形態上看都是虛詞，大家意見也一致，不必解釋。

象聲詞是特殊詞類，嚴格的說，不應該與以上各類並列，也沒有必要討論。

由以上粗略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來除了語助詞以外，差不多每種詞都包含虛、實兩種性質。漢語的量詞，副詞和副動詞都有一部分應該歸入虛詞（連詞也有這種可能），這現象是不容忽視的，它說明漢語“實詞虛化”的現象特別顯著，到底應該如何劃分實、虛詞是值得我們考慮的。是上面所談的劃分實、虛詞的原則有問題呢，是目前劃分漢語詞類的標準值得重新考慮呢，還是漢語的特性規定了有些詞類根本可以分成實、虛兩種呢？這裏只作為問題提出來供同志們參考。

就研究基本詞彙來說，這問題非常重要，因為真正的虛詞不能歸入基本詞彙。就劃分詞類來說，這問題也極重要，如果對漢語的詞彙成分和語法成分這兩個基本概念都沒有一致的看法，如何能要求有統一的劃分詞類的標準呢？

不管正確的結論如何，基本詞彙和常用詞彙這兩個概念是不容混淆的。縱使漢語虛詞的性質比較特殊，也不能就此認為漢語的基本詞彙等於常用詞彙。研究基本詞彙是為了解決語言特點的本質等理論問題，研究常用詞彙是為了解決語文教育、文字改革等實際問題。二者同等重要，關係也很密切，但是並不完全相等。

二 漢語的單音詞問題

斯大林說：“基本詞彙是比語言的詞彙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長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①。”

這是基本詞彙最主要的特性，結合漢語，很容易就想到漢語的單音詞。漢語的單音詞詞彙比漢語整個的詞彙窄小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比一般多音詞長

久，而且生存了千百年，並且可以由它構成無數的多音詞。這種現象很容易使人產生兩種看法：一是認為漢語的基本詞彙大部分是單音詞，一是認為漢語的單音詞都屬於基本詞彙。

這兩種看法都不是完全正確的。第二種看法在第一節談漢語的根詞問題時還要詳細討論，現在專談第一種看法。

漢語的基本詞彙裏大部分都是單音詞的說法是絕對不能成立的。首先，漢語一向就有大量的多音詞存在於基本詞彙裏，像“人民”，“國家”，“蘿蔔”等等，這類詞的數目至少不比單音詞少。其次，漢語的新詞以多音詞佔絕對優勢，像“集體”、“工廠”、“生產”、“批評”等等都是，基本詞彙的擴充是以新詞為主的，漢語的新詞既然絕大多數是多音詞，這就可以看出來漢語基本詞彙的發展趨勢是逐漸增加多音詞。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漢語古代以單音詞為主，大量產生多音詞是近代才有的現象。這種看法相當普遍，但是還值得討論研究一下。

多音詞的大量產生確是近代才有的現象，但是不能因此就斷定古代是以單音詞為主，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一樣，都是用多音詞（主要是複音詞）來豐富自己的詞彙的，如果古代漢語是以單音詞為主，就表示古代漢語的詞彙非常貧乏，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至於現代漢語能夠大量產生多音詞，是與社會發展有關的，下面還要詳談。

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都是以多音詞為主的，漢語的特性決定了漢語幾千年都是用單音詞擴張成複音詞來豐富自己的詞彙。但是由古代文獻所反映出的古代漢語又為什麼似乎是以單音詞為主呢？

原因可能很複雜，漢字的影響就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漢語裏有許多現象被漢字掩蓋住，必須跳過這層障礙才有可能看出它的真相。漢字一方面書寫不便，另一方面却能分別同音字，這兩個特點使得語言上的多音詞在一定的條件下有可能用漢字縮減成文字上的單音字。“容易”、“意思”、“利益”、“議論”可以用漢字縮減成“易”、“意”、“益”、“議”四個字，讀起來聲音一樣，意義的表達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這種寫法只是語言的縮減，並不是真正的語言。

自然，不能因此就認為古代漢語的單音詞都是多音詞的縮減。漢語的特性要求把單音詞擴張成複音詞，而漢字的特性又要求把複音詞縮寫成單音字。這個矛盾不但明顯存在，而且相互影響。在古代漢語，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頁 21。

這矛盾尤為突出：“人民”明明常常縮減成“民”，但有時偏偏不縮減；“鴛鴦”明明很難縮減，但是有時又能縮成“鴛侶”“鴛瓦”等等。縮減是有一定的條件和原則的，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縮減現象的存在，而這種現象的存在就有可能使得古代好些多音詞變成單音字，結果看不出它們的本來面目來。

這是僅就漢字的縮減來談的，實際上在古代一個漢字是否一定只代表一個音節也還是值得懷疑的事。顧炎武就認為古代單字在口語有時讀成兩個音節，章太炎也主張古代“一字重音”，這裏不能詳談這問題。在漢字初起時期，是否一個字代表一個音是值得我們大膽懷疑的。如果這個懷疑能夠得到證實，那就更可以證明古代漢語有極豐富的多音詞了。

古代的語言我們現在已無法聽見了，研究古代漢語只能依靠古代文獻，而古代文獻都是用漢字紀錄的，古代有許多語言現象一定被漢字掩蓋住，我們必須有這個認識才能正確地運用這些材料。如果只憑用漢字紀錄的文獻就斷定古代漢語以單音詞為主，就不免過於武斷；何況在古代文獻裏也還是存在着大量沒有縮減的多音詞。

《詩經》中有很多篇採自民間歌謠，由於格律和音樂的關係，多音詞不可能像散文一樣的縮減；就以第一首《關雎》舉例，如果用詞兒連寫的辦法，就是最主張古代漢語是以單音詞為主的人也不能不把它寫成下面這個樣子：

關關 雎鳩， 在 河 之 洲， 窈窕 淑 女，
君 子 好 逑。

一共十六個字，倒有八個字組成了多音詞。

古代字書是專門解釋文字的，根本沒有考慮到詞的問題，就是這樣，也還存在着大量無法縮減的多音詞。《說文》裏把好多音詞割裂開來解釋，例如上面舉的“窈窕”，至少從《詩經》時起已是多音詞了，《說文》裏却把這兩個字分開解釋：

窈 深遠也。 窕 窈也。

兩個字的意義也與“窈窕”的原義不同。儘管如此，《說文》裏仍是出現了“窈窕”這多音詞：

窕 杳窕也。

音相同，只不過是用的漢字不同罷了，但是對“杳”字，《說文》又把它當作單音詞來解釋：

杳 冥也。

可見在《說文》裏，除非萬不得已，是不願意接觸多音詞的，這樣就使得古代大量的多音詞無法還原。即使如此，《說文》裏也還存在着許多絕對無法割裂的多音詞，

例如：

鴛 鴛鴦也。 鴦 鴛鴦也。

蹢 蹢躅，逗足也。 躅 蹢躅也。

銀 銀鑄，瑱也。 鑄 銀鑄也。

榑 榑榑，柱上桤也。 榑 榑榑也。

蜺 在壁曰蜺，在草曰蜺。 蜺 蜺也。

這種例子舉不勝舉，《說文》只是說解文字，可是仍然不可避免要留下多音詞的痕跡，這可見在古代漢語裏，一定有大量的多音詞存在。

比較晚的《廣韻》有三千八百多個音節，有的音節下面還包括幾十個同音字，好像是集單音詞之大成了。但是《廣韻》也是只解釋“字”而不考慮“詞”的。仔細一看，就會發現《廣韻》裏實際上也包含着大量的多音詞。例如：

麒 麒麟。

蚓 蚯蚓。

抄 摩抄。

埃 塵埃。

糲 糲頭。（《廣韻》在“糲”下另收“糲”字，認為是“糲”的俗字。）

如果把這些多音詞完全還原，不但字數要大大地減少，就連音節也要減少許多。此外，《廣韻》裏還包含有許多象聲字，這些字也不能和一般單音詞同等看待。例如：

嘖 鐘鼓聲。

嘖 羊聲。

喑 歎聲。

鑿 鼓聲。

聾 耳中聲。

《廣韻》的內容是很龐雜的，除了分裂大量多音詞和收入許多象聲字以外，它本身原就是一部“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兼容並蓄，並且有“我輩數人，定則定矣”^①主觀成分的韻書，如果認為它代表一時一地的語言，恐怕是不合實際的。

也許有人說：“即使把《廣韻》和《說文》的多音詞還原，也可以看出來《廣韻》的多音詞要比《說文》多，而現代的多音詞又不知要比《廣韻》多若干倍；這豈不正可以證明漢語原來是以單音詞為主，大量產生多音詞是後起的現象嗎？”這是片面的看法。

斯大林指示我們：“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②。”從《說文》直到現在，漢語隨着社會的發展也有了極大的發展；單就對於各

① 以上均引自《切韻序》。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頁20。

種變化最敏感的詞彙來說，現代比《說文》時代不知要豐富若干倍。豐富的辦法就是用單音詞創造多音詞，幾千年來，單音詞的增加是無法與多音詞比擬的，從古至今，都是如此，這與單音詞的性質有關，下一節還要詳細討論。

到了近代，多音詞突然大量增加，這也與社會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中國古代經過約三千年的封建社會時期，社會的發展異常遲緩，這就使得詞彙不能迅速地發展，也就是多音詞不能大量地增加。近一百年來，中國已由封建社會突飛猛進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爲了適應社會的迅速發展，詞彙也就相應地迅速增加，因此出現了比過去不知要多若干倍的新的多音詞。此外在古代文獻裏又把大量的多音詞縮減成單音字，這就容易使人認爲漢語多音詞的產生是近代才有的現象。

幾千年來，漢語一直是用多音詞來豐富自己的詞彙的，無論是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都不是單音節語言。

三 漢語的根詞問題

斯大林指示我們：基本詞彙“包括所有的根詞，成爲基本詞彙的核心”。又說：“它在千百年的長時期中生存着並給語言構成新詞的基礎”。

簡單地說起來，根詞（корневые слова）就是非派生的詞，它和詞根（корень слова）的分別是很明顯的，根詞一定能獨立成“詞”，詞根則只是一個詞的“根”；一個根詞可以有它自己的詞根，例如俄語 вода（水）是根詞，可以派生出 водоканал（水塔）、водопровод（自來水）、водоём（水池）等等，但是它仍有自己的詞根 вод。

根詞既然是非派生的詞，因此結構一般都比較簡單，有極強的構詞能力，是詞彙中最基本的東西，成爲基本詞彙的核心。所有的根詞都應該歸入基本詞彙，但是基本詞彙並不限於根詞。斯大林在基本詞彙中曾舉出 производить（生產）這個詞，它是一個詞根加詞頭、詞尾構成的結構很複雜的詞（про-из-вод-ить），雖然它也能派生出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生產者）、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й（生產的）等詞，但是它的結構複雜，雖然屬於基本詞彙，並不是根詞。

契科巴瓦在談到基本詞彙和根詞時也說：

所有的根詞首先加入基本詞彙，而派生的詞如 двадцать（二十）、завтра（←заутра）（明天）、деревянный（木頭的）、каменный（石頭的）、железный（鐵的）、братский（兄弟般的）……等也可加入⑩。

基本詞彙，尤其是根詞，有比較強的構詞能力。但是，有構詞能力的並不限於基本詞彙，只要社會上有需要，任何一個詞都可能構成新詞。契科巴瓦說：

恰如未必有誰會懷疑可以把“父”、“母”、“子”、“女”列入基本詞彙一樣，未必有誰會將“無軌電車”、“電車”、“代數”、“三角學”、“倍數”（指最小公倍）、“句號”、“逗號”這些詞及其他類似的詞列入基本詞彙之內⑪。

這些不能歸入基本詞彙的詞未必完全沒有構詞能力。例如“代數”是數學的專門術語，雖然很穩定，但是不能歸入基本詞彙；在漢語裏，就可以用它構成“大代數”、“小代數”，在俄語的也可以由它（алгебра）派生出 алгебраический（代數學的）。

另一方面，屬於基本詞彙的詞也不見得都有構詞能力。前面已經提到派生的詞也可以加入基本詞彙，而這些派生的詞如契科巴瓦所舉的俄語中的 деревянный（木頭的）、каменный（石頭的）等等就都很少有構詞能力。古勒車娃和謝列布連尼科夫也談到了這點：

構詞能力強這一特點對基本詞彙中的一些詞也是不適用的，比方說俄語的“我、你、他”等，而 мы（我們）一詞絕對沒有構詞能力。人體部分的名稱如 щека（頰）也沒有什麼構詞能力⑫。

沒有構詞能力的基本詞彙總是比較少數的，一般地說，基本詞彙，尤其是根詞，它的構詞能力都是比較強的。

由上述根詞的特性來看，漢語裏大部分單音詞是有條件算做漢語的根詞的。單音詞都只有一個音節，結構形式非常簡單，這正符合於根詞的非派生的特性，但是單音詞不見得一定有構詞能力。

一般說起來，單音詞的構詞能力是比較強的，像“大、小、輕、重”都是很明顯的例子。但是也有一些單音詞的構詞能力比較弱，像“虹”、“漱”，就很少構成新詞，另外還有一些單音詞像“誰”又似乎根本沒有構詞能力。

一個單音詞是否有構詞能力要看社會上有無需要，實際上每一個單音詞都具有構詞的潛在能力，一旦社會有需要，它就能構出許多新詞來。“電”這個詞就是很好的例子，過去“電”和“雷”一樣，由它構出來的新詞是比較少的，可是它仍具有極強的構詞潛力，一旦社會需要，它就能構出“電力”、“無線電”、“電線”、“電話”許多新詞來；可是“雷”的構詞能力却

⑩ А. С. Чикобава: «語言學引論» 卷一，頁33。〔第一版 братский（兄弟般的）第二版作 советский（蘇維埃的）。〕

⑪ 同上。

⑫ 譯文見《新建設》雜誌，1954年2月號，頁62。

有很大的改變。此外像“您”這個詞，原是“你”的多數，逐漸演化成“你”的尊稱，它似乎不能構出什麼新詞來，可是最近也出現“您們”這個詞，姑不論“您們”的出現是否正確，但由此總可以看出社會的需要對單音詞的構詞能力有極大的影響。

有一些單音詞的主要職能就在於構成多音詞，做單音詞用的時候反而比較少。例如“充”這個詞，除了“充電”、“充好人”以外，單獨使用的時候很少，可是由它構成的多音詞却是極多的，例如，“補充”、“冒充”、“擴充”、“充實”、“充足”、“充分”等等。

由以上舉例可以看出來，凡是目前已具有構詞能力的單音詞，不管它構詞能力的強弱，都應該算做根詞；目前還沒有能構出新詞的單音詞，雖然具有構詞的潛在力，但是既然沒有由它派生出來詞，它自己也就還談不上是非派生的詞，至少就目前來說，還不能把它算做根詞。

此外還有一些單音詞不但不能算做根詞，甚至連歸入基本詞彙的資格都沒有，大致可以分成三類。

最明顯的一類是單音的虛詞，前面已經談到真正的虛詞不能歸入基本詞彙，因此像“不、最、嗎、呢”等等單音詞根本就不能歸入基本詞彙，自然更談不到是否根詞。

第二類是一些逐漸“虛化”的單音詞，例如“把”、“被”等等。這些詞既然向語法成分的方向發展，就不能和一般根詞同等看待。隨着它們的語法成分的增強，它們的構詞能力也要相應的減弱。它們過去也許是根詞，也有構詞能力（例如可以由“把”構成“把握”、“把柄”等等），但是就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是不能再列入根詞之類的。（單音實詞“虛化”以後原來的實詞並不見得一定消失，例如“車把”的“把”，“棉被”的“被”和已經“虛化”了的“把”、“被”同時存在於我們的語言裏，這就應該把它們看做兩個不同的詞。本段所談的只指正在“虛化”的詞。）

最後談第三類，這類單音詞既不是虛詞，也沒有“虛化”，但是仍舊不能算做根詞，因為就它的意義來說，目前根本沒有歸入基本詞彙的資格。例如“當衣服”的“當”、“納妾”的“妾”等等，這些詞都是代表過去事物的，不但不能歸入基本詞彙，就是在一般詞彙中也是站不住的。像“嫁”和“娶”這類詞也已經從基本詞彙中刪了出去。隨着社會的發展，這些單音詞與它們所代表的事物將要一同衰亡下去，自然不能再算做根詞。

總起來說，除了上述幾種情形以外，其他具有構詞能力的漢語單音詞是應該算做漢語的根詞的。康拉德在談到漢語的形態學時曾說：

……例如“太陽”、“電話”、“寫字”、“看書”、“道路”、“辛苦”、“看見”，在這些詞裏，每個組成部分都有獨立的意義，它們不但有獨立的意義，而且也可以像單詞一樣使用。同時它們也組成很多複合詞，這就是說，它們就是名符其實的根詞（корневые слова）^⑩。

康拉德就漢語的特點指出根詞的三個特性：1.有獨立的意義；2.像單詞一樣使用；3.組成很多複合詞。而這三點特性正是漢語單音詞所具備的。

但是，根詞只是基本詞彙的核心，漢語的基本詞彙裏除了作為根詞的一般單音詞以外，還包含着大量的多音詞，它的數量一定要比單音詞大得多。

具體的劃出單音詞裏根詞和非根詞的界線是和劃分基本詞彙和詞彙之間的界線同樣不容易的。契科巴瓦有一段話專門提到基本詞彙和詞彙的界線，我們也可以用來說明根詞和非根詞：

有相當多的詞是搖擺不定的。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不必劃出基本詞彙來；而相反的，這種必要性是應該強調的。於此應該估計到：基本詞彙不是永遠那麼大小；語言的變化，是要涉及基本詞彙的那些詞的^⑪。

根詞問題就談到這裏，下面再討論一下漢語的詞根問題。

要確定漢語的詞根，首先應該弄清楚漢語有沒有形態的變化，因為“詞根和附加成分是互相依賴的概念，一般的說，沒有附加成分的地方就不能夠有詞根（以通行的意義來說）^⑫。”

漢語有沒有形態變化，或是漢語有什麼樣的形態變化，在目前還沒有一致的意見。因此要想確定漢語的詞根是比較困難的，我們也許可以由構詞法入手。

但是，構詞法的範圍也是比較難於確定的。庫茲涅錯夫在《蘇聯大百科全書》中說：

在語法學和詞彙學（即研究語言詞彙的學問）的分界線上有構詞這一部門——研究如何從一個詞根構成不同的詞的學問（從一個詞根可以構成一系列的詞——試比較 дом—房子，домик—小屋，домашний—家庭的，доновой—戶口的……）。

對於任何語言，劃分構詞的形式和詞形變化的形式之間的界限是很重要的。構詞的形式指的是從同一個詞根構成不同的詞（例如：дом 房子，дом-ик 小屋），詞形變化的形式指的是同一個詞的各種不同的變化（例如名詞的格位變化）。……詞形變化形式和構詞形式的分別在某些情況下是很複雜的，而且存在着值得爭論的情形^⑬。

⑩ Н. И. Конрад 著，彭楚南譯：《論漢語》，頁 42，1954 年 1 月，中華書局。

⑪ А. С. Чикобава：《語言學引論》卷一，頁 33。

⑫ 同上，頁 183。

⑬ 同④，頁 17—19。

目前大家在漢語形態變化上的辯論實際上也存在着“詞形變化形式和構詞形式的分別”的“值得爭論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用構詞法來決定詞根也是比較困難的。但是“構詞的形式指的是從同一個詞根構造成不同的詞”這個原則還是可以肯定下來的，我們可能由這“不同的詞”裏找尋出一些漢語的詞根來。

漢語裏有一些成分有很强的構詞能力，但是不能獨立使用，這些成分是可以算做詞根的。例如“手巾”的“巾”，在現代漢語裏不能獨立使用，但是它有很强的構詞能力，除手巾外，還可以構成“毛巾”、“圍巾”、“頭巾”等等，因此“巾”在現代漢語裏可以算是詞根。此外我們還可以由“農村”、“農業”、“農民”、“農場”這些詞中看出“農”是個詞根，可以由“學習”、“複習”、“習慣”、“習氣”這些詞中看出“習”是個詞根^②。

但是，確定一個詞是否能獨立使用是比較困難的，這要牽涉到“字”和“詞”的分別問題，目前很難徹底解決。可能有一些詞根在古代漢語裏是能夠獨立的單音詞，那麼它原來就是根詞，因為很少獨立使用，才逐漸演變成詞根。另外也可能有一些詞根從古到今都沒有獨立使用過，不過由於漢字的縮減，它可能成爲一個獨立的單音字存在於古代文獻中。

這裏特別提到古代漢語，是因為古代文獻給予現代書面語言以極大影響，而現代書面語言又直接影響到現代口頭語言，這複雜的現象使得我們對詞根很難定一個明確的範圍。

要想徹底解決這問題，就必須弄清楚漢語倒底有沒有形態的變化。

不管是研究漢語有沒有形態變化，還是研究漢語有什麼樣的形態變化，都必須抱定一個態度，那就是：研究漢語的形態不能把西洋語言的形態觀念硬往漢語身上套，脫離了漢語的特性來談漢語的形態是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的。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西洋語言的詞尾一般都能變換（例如俄語 *книга*, *книги*, *книж*），而漢語則不能。一般都承認“子”和“頭”是名詞詞尾，但是這兩個詞尾已經和它的詞根結合成一體，很少變換，“桌子”、“木頭”的“子”和“頭”既不能取消，也不能變換，如果它的詞根與其他成分結合成其他多音詞，這“子”和“頭”經常要被縮減掉，例如“書桌”（比較“大桌子”），“枕木”（比較“爛木頭”）。這種現象在西洋語言是比較少的。

西洋語言的根詞常常還有自己的詞根，例如俄語的根詞 *вода*（水）就有自己的詞根 *вод*，漢語的情況就不會完全相同。但是漢語裏也有一些古人早已注意到的

現象值得我們研究。例如“空、饑、坑、筐、曠、樞”這些詞都有“空”的意思，而它們的結構形式又都是“*к-п*”（[k'-n]）；又像“淺、賤、錢、箋、棧”這些詞都有“小”的意思，而它們又都是從“*浅*”得聲的。這現象不限於單音詞，多音詞裏像“徘徊、徬徨、盤桓”這些詞都有“逗留不定”的意思，它們的上字聲母都是“*х*”，下字聲母都是“*г*”，兩字韻母又相同，成了個“*х-гх*”的格式；又像北京話裏“*ххх*”、“*ууу*”、“*эээ*”這些詞都有“某部分突起”的意思，它們的格式是“*х-х*”。這些都說明一定的格式能表達出一定的意義。

這些前人早已注意到的“聲兼義”和“右文”現象，是不應該輕輕放過去的，目前對這現象下結論還太早，如果把這些材料全面分析一下，就一定會有一些新的發現。我們不能只把它放在文字訓詁的範圍內來研究，這些現象固然和語義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是不能把它只放在語義學的範圍內來研究，因為這現象也反映出了漢語的特性，我們應該用新的觀點和方法把這方面的材料徹底整理一下，然後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除了上舉的例子以外，像漢語中的重音問題、聲調問題都應該着重研究，這些都是漢語的特點。拋開自己的特點，強求漢語與西洋語言一致，想要證明漢語具有與西洋語言相同的形態變化，那是得不到正確結論的。這也無非是想說明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研究漢語要從漢語的具體情況出發。我們一時一刻也不要忘記漢語是與西洋語言極不相同的，而過去普通語言學的研究對漢語又是照顧得極不夠的，我們應該按照自己的特點找自己的形態。

這個簡單的道理其實是每一個語文工作者都知道的，可是要想在具體的工作裏貫徹這道理可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不要被固有的形態學的內容——無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束縛住。我們不但要根據漢語的特性研究出漢語自己的規律，而且還應該進一步根據這些規律來充實普通語言學的內容。

這篇文章只能算是學習斯大林基本詞彙學說的讀書筆記。接觸方面相當多，內容也比較龐雜；目前只能把接觸到的問題提出來供同志們參考，希望能引起同志們的注意，展開熱烈的討論，把這些問題徹底解決。

② 以上只是由詞的形式上看，如果兼顧到詞的聲音和意義，那麼前人早已注意到的“聲兼義”現象應該如何處理，也值得我們考慮。

夾用拼音的一些方法

易熙吾

精簡漢字工作除了簡化字形以外，還必須從減少字數方面想辦法。如果把漢字減少到儘可能少的數量，比如說1,500字或者3,000字，那末對於廣大的文盲和小學學生來說，不知要減除多少學習文化的困難。字數減少以後，在實用上是不夠的，補救的辦法就是：(1)一部分用同音字代替；(2)一部分用注音字母拼寫。根據中央教育部公布的《常用字表》在研究過程中的檢驗，學會1,500常用字的人，能够認識全文(白話文章)字數的百分之九十五(見《中國語文》創刊號第23頁)。因此在限用一千五百字的文章裏，只須夾用百分之五的拼音字。在限用三千字的文章裏當然更少了。根據李智檢驗，認識三千字來讀普通文件書報，生字僅佔百分之一。在方塊漢字裏夾用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一的拼音字，又會有甚麼妨礙呢？我們現在試來研究漢字夾用拼音字的切實辦法。

漢字同音的很多，現在是靠形象不同來辨別它們的意義。在夾用拼音的條件下，這個同音異義的問題怎樣解決呢？我們知道，在北京話裏，雖然只有411個音節，但是，加上聲調變化，就有1,300多個音節；並且漢語的詞彙已經和正在盡量向以“雙音節詞”為主的複音節化方面發展。只要我們採用以詞為單位(詞兒連寫)而不採用以音節(單字)為單位的書寫方式，那末同音混亂的問題基本上就可以解決了。雙音節詞裏面，大部分是以一個字(音節)為主體，一個字為附加成分。在精簡漢字的辦法中，主體漢字可以保留，附加的漢字該寫拼音字。試舉例如下：

第一 主從雙音詞

這類詞在文言文裏是一個音，即一個字，現代口語已經變成了雙音，例如：名詞中的襪子就是襪，老虎就是虎，形容詞中紅的就是紅，長的就是長。

名詞附加子字的：“襪子”“桌子”可寫成“襪P”“桌P”。

附加兒字的：“帽兒”“花兒”可寫成“帽儿”“花儿”。

附加頭字的：“木頭”“枕頭”可寫成“木头”“枕头”。

附加朵字的：“耳朵”“花朵”可寫成“耳朵”“花朵”。

附加老字的：“老虎”“老婆”可寫成“老虎”“老婆”。

附加阿字的：“阿菊”“阿媽”可寫成“Y菊”“Y媽”。

附加巴字的：“尾巴”“巴掌”可寫成“尾巴”“巴掌”。

這裏附帶談一談某些虛字和量詞的寫法。

動詞的主要字加一個詞尾，就改變了詞的形態，

例如動作的現在形加“着”字，過時形加“了”字。還有在動詞或形容詞後面附加“得”字來引導修飾性詞語的，如“吃得_得多”“好得_得很”“打得_得落花流水”等。這些“着”字、“了”字、“得”字，都可以用字母拼寫。

形容詞末尾附加的“的”字，總是讀輕聲的，都可以用注音字母寫出。例如長的、紅的可寫成長_的、紅_的。名詞代詞後面的“的”字，也可以這樣寫。

數詞前面附加的“第”字也可以拼音，如第一，可寫成_第一。

量詞附在名詞上和數詞下，也有叫別名詞的，它也有分別語言中同音詞的作用。用漢字書寫，有些名詞計數時不一定需要量詞。例如“一座山”，漢字寫作“一山”，可以看懂。但是如果念給人家聽，可能誤會成一衫、一舢、一扇、一善、一鱗，在口語裏，它們就是：一件襯衫、一隻舢板、一把扇子、一件好事、一尾鱈魚，這就和“一座山”分別得很清楚了。這類字是很多的，隨便都可舉出百兒十個。下列字下有點的，都可以用注音字母寫出。

一個人	一滴血	一句話	一本書	一封信	一支筆
一頭牛	一匹馬	一條魚	一口井	一間屋	一坵田
一塊磚	一堵牆	一座山	一陣風	一盞燈	一把刀
一張床	一幅畫	一朵花	一棵樹	一劑藥	一輛車
一袋烟	一粒穀	一疋布	一雙鞋	一餐飯	一行字
一位先生	一頂帽子	一門大砲	一班學生	一所房子	
一名衛兵	一幕喜劇	一部汽車	一架飛機	一列貨車	
一包行李	一艘戰艦				

量詞中的盞、坵、堵、幅等很多字，都是《常用字表》裏沒有的，固然應該用拼音字，即使表中有有的座、口等字，也可寫作一PXZ山、一FX井。爲了精簡漢字做得有系統有規律，我主張凡是量詞一概用注音字母寫出。

第二 同義雙音詞

這類詞在文言裏也是一個音一個字的，口語裏加一個同義或義近的字成爲雙音詞。例如：名詞中的朋友、是朋，又是友，人民、是人，又是民；動詞中的購買、是購，又是買，遷移、是遷，又是移；形容詞中的偉大、是偉，又是大。兩個字中任取一個作拼音字都是可以的。例如：人PIY，日Y民。

上列的同義雙音詞，兩個字義是平列的，但是有

些却分有輕重，輕的才好用拼音字。如：衣服只是衣，樹木只是樹，可寫成衣CX，樹PX。又如：廟宇、皮膚，的字，膚，都是《常用字表》沒有的，當然要寫作廟U、皮CX。

這類詞也是很多的，如：睡眠、眼睛、花卉、次序、書籍、把柄、光輝、名譽、基礎、區域、監獄、考慮、普遍、記憶，都是最普通常用的詞彙，字下有點的，都不在《常用字表》內，如果規定寫成拼音字，這些詞兒就可以隨心所欲加以運用了。

這類詞裏面的漢字，輕重不是固定的，如：國家就是國，家字只是用一個義近的字來表示語言中的音節，所以可寫成“國HIY”；但是在家庭一詞中，家是主要成分，又應該寫作“家IL”，而不是“HIY庭”。

第三 整體雙音詞

這類詞從它存在的時候起就是雙音的，沒有分開用過。其中有好些個從來寫法並不一致，如名詞中的“蜘蛛”，有時寫成“龍龜”，有時又寫成“知朱”。當然也可以寫成“蜘蛛”，“蜘蛛X”，甚至可以寫成“蜘蛛X”。這類詞，名詞還有：蝴蝶、蜈蚣、蝙蝠、鴛鴦、鸚鵡、駱駝、芙蓉、葡萄、萵苣、餛飩……；動詞有淘汰、掙扎、蹂躪……；形容詞有窈窕、憔悴……。這樣的詞很多，所用的字差不多都是《常用字表》中沒有的。學起來很困難，不學又看不下書，除了寫成拼音字外，還有甚麼好辦法呢？這類雙音詞中，有些寫法本來沒有一定，如“馬虎”可寫成“麻忽”“貓虎”“麻糊”，“疙瘩”可寫成“疙塔”“紇縫”“格搭”，“彷彿”可寫成“仿佛”“髣髴”，用拼音倒可以把字形確定下來。

第四 相對雙音詞

這類詞是用兩個相對的字組成的，意義雖然相對相反，其實主要的只有一個字，其他的一個字只作為詞的一個音節。例如我們說一句話“你的兄弟最愛說別人的是非”，它的意義就是“你的弟最愛說別人的非”。如果像這樣用一個單音詞“弟”和另一個單音詞“非”，聽起來是不容易懂的；加上一個相對的“兄”字和一個相反的“是”字，構成“兄弟”“是非”兩個詞，就不至於有誤會了。

顧炎武、俞樾和近人黎錦熙、劉盼遂都用古書證明了這種相對雙音詞的性質，就是只用其中一個字的意義——所謂“偏義”。這種詞，只用“偏義”所在的那個漢字就够了，其他的一個字，儘可寫拼音字，下面字下有點的都是：

兄弟	妻子	是非	得失	利害	緩急	成敗
愛憎	強弱	往來	安危	動靜	哀樂	存亡
上下	毀譽	美惡	向背	好歹		

用哪一個字的偏義，只由約定俗成，沒有一定道理。

第五 象聲詞

象聲詞的漢字寫法是沒有一定的，如“劈拍”又可寫作“辟拍”，“丁當”又可寫作“叮噹”。還有感嘆詞如哎呀、啊喲等，也是象聲的，字面上不表示任何意義。這種加口旁的象聲字，是音符漢字，它們也用在整體雙音詞上面，如叮嚀、吩咐、哆嗦、吆喝、嚇唬等。還有語助詞如嗎、呢、啦、吧等，也是用音符漢字來書寫的。這些詞可以全部拼音，是毫無疑問的。

第六 翻譯雙音詞或多音詞

列寧，斯大林，可寫成 $\text{N} \text{L} \text{I} \text{N}$ ， $\text{S} \text{L} \text{I} \text{N}$ 。

坦克，咖啡，可寫成 $\text{T} \text{A} \text{N} \text{K}$ ， $\text{C} \text{A} \text{F} \text{E}$ 。

化學名詞：養氣、輕氣、阿莫尼亞，可寫成 $\text{Y} \text{A} \text{N}$ ， $\text{Q} \text{I} \text{Q} \text{I}$ ， $\text{A} \text{M} \text{O} \text{N} \text{I} \text{A}$ 。

第七 複合雙音詞

雙音詞中無論是複音詞或複合詞，多半有一個字是主要的，可用漢字；一個是次要的，可寫拼音字，絕不至於有誤會的地方。例如“布鞋”一詞，在語法上是一個名詞，寫成 $\text{B} \text{U}$ 鞋，跟 $\text{X} \text{I}$ 鞋， $\text{H} \text{I}$ 鞋， $\text{S} \text{I}$ 鞋，以及 $\text{L} \text{I}$ 鞋， $\text{K} \text{I}$ 鞋， $\text{A} \text{X}$ 鞋， $\text{A} \text{Z}$ 鞋，都可分別清楚。又 $\text{B} \text{U}$ 的同音有步、部、佈、怖、簿、捕、埠、補，等字，只有補字還可同鞋字連在一起，其他七個字在語言中都不能跟鞋字相連成義。布鞋是一個複合的名詞，補鞋是一個動賓短語，把這兩個詞語放在一句話裏，有語法規律管着，自然不至於誤會的；如認為有必要加以區別，布補兩字各加一個聲調符號（ $\text{B} \text{U}^1$ 布， $\text{B} \text{U}^2$ 補）就行了。寫文章的時候，要是遇有可能誤會的詞，儘有許多補救解決的辦法，發現之後，再來處理，還不嫌遲，不必預先空想，多費周折。

由此可以得出幾條漢語發展和應用拼音字的規律：（1）漢語的詞向雙音節方面發展。（2）雙音詞中主要的音節暫用漢字，次要的音節可以用拼音字。（3）平列同義詞無偏重的音節，任意以一個音節為主。（4）整體不可分的雙音詞，可以全用拼音字。（5）象聲詞、翻譯詞全用拼音字。（6）1,500字以外有百分之五的生字，或3,000字以外有百分之一的生字，都全用拼音字。漢字中如不夾用拼音字，要想限用字數來寫信件文章，是不可能充分收到傳達意義交流思想的效果的。

語言本是以聲音為主的，把雙音詞中一部分漢字改寫拼音，就可以擺脫大部分漢字的束縛，同時還可以為拼音文字造成過渡的橋梁，不至於割斷歷史，不至於讓人民的文化生活因文字改革而脫節。

我希望文字改革工作者，從現代漢語數萬個常用詞中，把那些可以一部分拼音的和那些可以完全拼音的整理出來。這樣，一方面可以幫助漢字簡化工作的完成，另一方面，又可以為拼音文字的實行創造有利的條件。這種工作是值得做的，只要長期努力做去，成功並不十分困難。

節約偏旁的規律

陳光堯

“節約偏旁”是精簡漢字的方法之一。節約偏旁應遵循一定的規律。這種規律是漢字本身所固有的。第一條規律是原來有形旁(或叫義符,就是部首)的字,不必疊床架屋似地再加上形旁。現在有不少的人甚至連一部分提倡簡化漢字的人也在內,他們在寫信寫稿及其他文件時,經常地愛用那些帶有不必要的形旁的字。例如“果韭席麻岡表芻梁”等字,他們都寫成“菓茻蓆蔴崗棲芻梁”等體,甚至把無可非議的“筆畫”二字,也要寫成“筆劃”。他們也許以為要這樣寫才算正確,其實這不但不合乎簡化原則,而且就從漢字固有的規律來看,也是錯誤的寫法。

“果韭”等字已經通用了好幾千年之久,原來字形的意義也很明白,用不着再加甚麼形旁來說明;不然,便是“畫蛇添足”,字形既繁,字義也反倒不明白。《說文》是我國研究古代漢字的第一部專書,雖然條例繁雜,內容不够科學化;但就它介紹現行漢字的歷史這一點來看,却是有一定價值的。現在就引幾條注解,以供參考:

(1)六卷上“果”字:“果,實也,從‘木’,象果形在‘木’之上。”可見這個字就是果子生在樹上的圖畫。

(2)七卷下“韭”字:“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可見這個字就是韭菜長在地上的圖畫。

(3)七卷下“席”字:“籍也。從‘巾’,‘庶’省。”徐鉉註云:“‘席’以待賓客之禮,賓客非一人,故從‘庶’。”這個字“庶、巾”都是形旁。

(4)七卷下“麻”字:“與‘赫’(義同‘葩’)同,人所治,在屋下。從‘广’,從‘赫’。”這個字“广、赫”都有形旁的作用。以上是原來字形的意義都很明白,不必另加形旁的。

(5)九卷下“岡”字:“山骨也,從‘山’,‘网’(網的古字)聲。”這個字已有“山”在字的下邊。

(6)八卷上“表”字:“上衣也,從‘衣’,從‘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這個字已有“衣”在字的兩頭。

(7)一卷下“芻”字:“刈艸也(即割下之草),象束芻之形。”這個字已有“草”(就是“艸”)在字的中間。

(8)六卷上“梁”字:“水橋也,從‘木’,從‘彡’,‘办’(‘創’的古字)聲。”這個字已有“木”在字的下邊。

以上是原字內已有形旁不必再加形旁的。

(9)三卷下“畫”字:“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這個“聿”便是“筆”,據本書同一頁上說:“所以書也,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由此看來,可知“畫”便是用筆或類似的東西在別的東西上畫出來的一種痕跡。

(10)四卷下“劃”字:“錐刀曰‘劃’,從‘刀’,從‘畫’,‘畫’亦聲。”《玉篇》也說是“以刀劃破物也”,《集韻》又說是“裂也”。這樣說來,可知“用刀或其他東西把別的東西分開或從上面擦過去”才算是“劃”,筆“畫”是不能用“劃”的了。

以上一至九各例,原字的形旁大多數都很明白,我們用字的人只要稍加留心就看得出來,當然用不着額外再加形旁來說明。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們應該遵守“約定俗成”的規律:凡是古來已用慣了的字,我們都可以照樣沿用;如果後來有人添了形旁,我們便可以去掉形旁,恢復它的原狀。這也就是我們節約漢字偏旁的一種規律。

除此以外,現行漢字中還有一條比較好的規律,我們可以大大的加以利用。就是凡本來是單體字,後來加了形旁,但讀音不變,而形成了代表某種特定意義的合體字的,如“分、支、布、申”作“份、枝、佈、伸”等等,在用字者手底下辨別不清應該用哪一個字的時候,如果從簡,用原來的單體字,不要形旁,那是絕對可以的。但是反轉來,如果從繁,用有形旁的合體字來代替單體字,就可能造成很大的誤會。

例如“份子、樹枝、佈告、伸長”等詞,可以省寫成“分子、樹支、布告、申長”等體。但是如果“分家、支持、白布、申請”等詞,便不能寫成“份家、枝持、白佈、伸請”等體。因爲“分、支、布、申”等是漢字中的基本形體,它們可以引申着去代表很多的事物。但“份、枝、佈、伸”等是漢字分化了以後的個別形體,在漢字可以“望文生義”的情況下,使用它們時,當然要盡力避免可能發生的字義誤會。

上面所舉“畫”字,不但可以用在“筆畫”一個詞兒上,還可以用在“計畫”和“畫分”等等的詞兒上,這不但現在可以如此,就在兩千年前的古人手裏也是用慣了的。如不信,我們就在這裏舉幾個例子看一看:

(1)《漢書》《賈鄒枚路傳》載鄒陽《上吳王書》說:“故願大王審畫而已。”顏師古註:“畫,計策也。”

(2)《史記》《荊燕世家》:“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裴駰註:“以計畫干之也。”

這是說“畫”字可以用在“計畫”這個詞兒上的。

(3)《左傳》《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杜預註：“畫，分也。”

(4)《禮記》《檀弓》：“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註：“畫宮，畫地爲宮象。”

這是說“畫”字可以用在“畫分”這個詞兒上的。

不但古書的例證是這樣，而且從語義的關聯來看，這樣寫也是很自然的。大家知道：文字是記錄語言的一種符號，筆畫却又是構成文字的一些單位。既是符號，那就不管它是象形的也好，衍音的也好，或半形半音的也好，總是在紙上畫的，都脫離不開廣義的“圖畫”的總範圍。特別是漢字在開始創造的時候，象形、指事的成分比較多（現行漢字中形聲字特別多，又當別論），所以它的筆畫當然可以算是一種特殊性的圖畫。至於分界限，往往也是要畫符號的，比方現在賽球的時候，球場上就要畫界線。所以“畫”又有“分”的意義。

同上“分、支、布、申”等原則，例如“他右手背上被刀劃了一道口子”，這“劃”字也可以省寫爲“畫”。但是像“這張勞動增產的圖畫真好看”，“畫”字便不能作“劃”了。原因就是上面說的：凡未經分化定形的單體

字，它可以反覆引申地表示許多的意義；但是已經分化定形後的合體字，它便爲形旁所限，不能在字義上中縮自如了。

所以形旁在這一方面說，固然明確了許多漢字的用法，分清了許多漢字的界限，但是這種界限很不容易記得；同時在另一方面，却又限制了許多漢字的引申運用，這就由定形的生字上增加了無數認字和用字者的負擔。兩千年來的許多文字學家，只知道歌頌形旁的好處，而不注意它的害處，這在我國學術界真是一大恨事。

如果今後某些人寫字時愛亂加形旁的毛病不能糾正，或者盲目地繼續發展下去，則如“女孩、扁豆、牡丹、知了”等詞，可能也要寫成“女娃、瞞豆、荏苒、蚰虹”等體，這樣會使得漢字越來越複雜化了。爲全國人民未來的廣大幸福設想，我希望今後誰也不要作這種“吃力不討好”的蠢事。

以上所說，只是我個人現在的一種初步意見，只是站在現行漢字的舊基礎上說話的，談的還不是積極的改革。將來簡體字公布了以後，當然另有新的寫字標準。本文內如有不成熟的意見，還請大家多多幫助。

意符辨正

曹伯韓

形聲字的形符或部首，現在一般人叫它“意符”，這個名稱通行的大約二十多年，從前我覺得它很好，可是近來有些兒不滿意它了。因爲有些主張創造拼音形聲字的人，認爲拼音字母只能表示聲音，必須添上意符，文字才有意義，這種看法可能是受了意符這個名稱的影響。這個名稱是非科學的，因爲專稱形符爲意符，就暗示着聲符不是意符，而對聲符的這種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而語言是依靠聲音來表達意義的。△△Y&15 告訴我們：“有聲語言始終是人類社會唯一的能作爲人們完善的交際工具的語言①。”如果說語言的聲音不能表達意義，那末有聲語言就不能成爲完善的交際工具。如果承認語言的聲音能够表達意義，那末作爲文字的聲符同樣地也能表達意義，問題只在於這個聲符是不是能適當地記錄語言的聲音吧了。

形聲字的聲符是笨拙的音節符號，不如拼音字母那樣的能够靈活表音，那樣的好寫，那樣的準確地記

錄語言聲音的各種變化以及由這種變化所表達的語法關係，因而這種聲符有時候不能很清楚地表達意義，而不得不依賴部首或偏旁（形符）的幫助；可是聲符有表達意義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否認的。過去研究文字學的人，有指出形聲字的聲符兼表意義的。如宋朝的沈括，在所著《夢溪筆談》裏轉述王聖美的“右文”說，認爲古時候的字書都依照“左文”分類，如左邊有木字旁的都歸於木類，字的意義只照左文來講，却不知道右文也有意義，如“𣎵”的意義是“小”，小小的水就是“淺”，小型的金屬工具就是“錢”（古時候的小型農具），小小的貝殼就是“賤”……又張世南《遊宦紀聞》書裏也有同樣的說法，除“𣎵”字例外，又舉出“青”字例說：“青爲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礙者爲晴，水之無混濁者爲清，目之能見明者爲睛，米之去粗皮者爲精。”這種右文的學說，到清朝就發展爲有系統的“聲讀”法。

①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46頁。

研究聲讀法的人曾經把《說文解字》裏面七千多形聲字按照聲旁分類，找出聲母千多個，最基本的是六百多個。《說文通訓定聲》的著者朱駿聲從聲讀法找出許多聲旁表義的例子，比方說，從“侖”得聲的字，如論、倫、淪(小的波浪)、掄(=擇)、綸、輪(有輻曰輪；車輪排列有次序，所以叫輪)等，都有條理分析的意思；從“堯”得聲的字，如燒(火燄上升，有高的意思)、曉(恐懼聲之高者)、翹(高舉)、曉(太陽上升)、繞(纏繞，有長的意思)等，都有崇高、長、大的意思。

從聲讀法的觀點看，同一聲旁的字，最初只是一個字，就是那個聲符，後來因為這個字包含的意義多起來了，人們就加上各種的偏旁，加以分化。這種理論，在古書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證明。例如《詩經》上有一句“公侯干城”，“干”是“保衛”的意思，就是“扞”或“捍”字的原來寫法。《詩經》上還有一句“能不我甲”，“甲”是“親近而無拘束”的意思，是“狎”字的原來寫法。又如《說文解字》的記載，“哥”是古文“歌”字；“巧”是古文“巧”字；“顯”是古文“顯”字；“啟”是古文“賢”字。這些字在沒有加上“手、犬、欠、工、頁、貝”等偏旁的時候，當然是一樣能表示意義的，所以它們是字的本體；而後來加上去的偏旁只是一種附加符號，它們的作用不過是把一個意義較多的字在字形上加加以分化吧了。這種符號代表着各種事物的類名，它可以把不同的意義分別歸到不同的部類裏面去，過去的字書往往把同部類的字編在一起，而稱呼這種分類符號叫部首。這種編輯方法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便於檢查，可是從每個字的源流看來，由於分化的字弄分散了，原始字和分化字的關係就不容易看出來了。另外有少數字書，把聲符相同的字編在一起，這就很容易顯出字的本體，並讓人了解原始字和分化字的關係。為了強調聲符是字的本體，我們認為把那些形符看成附加的東西，叫做“偏旁”或“類符”是比較恰當的，叫做“形符”也還說得過去，而讓它們獨佔了“意符”的地位就是不恰當的。

我們在上面舉出的例子，包含同一聲符的字，差不多只代表一個意義或由一個意義引申出來的一些意義；可是這只是一方面的現象，還不是全面的。因為人類的語言習慣，往往用同一詞兒表示互不相關的幾種不同的概念，這就使得文字的聲符除了基本的意義、引申的意義以外，還可能有假借的意義。例如“唯”字在甲骨文裏是沒有口旁的“隹”字，《老子》裏面有一句“夫隹氏者不祥之器^②”，“唯”字也沒有口旁，

② 因為傳寫訛誤，現存《老子》書上都把“隹”印成“佳”。清代學者才認為“佳”是“隹”的誤寫。

以致人們錯讀為 *uīy*。這個“隹”字本來是代表一種鳥的象形字，作為“唯”字來用，和那鳥並沒有關係，只是假借它的音來表示另一意義吧了。後來的形聲字“惟”“惟”是從“隹”的假借義分化出來的。還有“帷、椎、錐”等字，雖然事實上不見得先經過一個“隹”的階段，但在理論上，也可說是從“隹”的另一些借義分化出來的。

總而言之，形聲字的聲符是字的本體，無論聲符的形體的本來意義怎樣，它總是代表語言的聲音的，因而它也是代表語言中一定聲音的各種意義的。不過一個聲符不一定等於一個意義單位，比方“夫容”“秋千”“昆侖”這類的雙音詞，是用兩個聲符代表一個意義的，它們變成形聲字“芙蓉”“鞦韆”“崑崙”以後，也是用兩個字代表一個意義。聲符既然是形聲字的本體，所以有些人叫它做“字根”。

不論“字根”(右文)也好，“偏旁”(左文)也好，都能代表意義，它們都是意符。而字根還是主要的意符，偏旁不過是輔助的意符吧了。因為偏旁是不發音的符號，在意義上又只能指出事物的類別。如“崑崙”的“山”字頭，既不能指出 *ʃxʃ ʃxʃ* 的音，就不能指出是那一座山，只能指出這是山吧了，至於“昆侖”兩個字，就具體地指出山名來了，所以“昆侖”是主要的意符，“山”字頭是輔助的意符。

形聲字的聲符既然不能正確地表音，加以古今音或地方音的差別，我們現在要從每個形聲字的聲符來辨別字音，就會碰到困難。當然，有一部分形聲字，讀半邊就行了，但另一部分形聲字就不能這樣做，例如“柳”字的音是 *ʃiǎ*，如果照聲符“卯”來念，就不是 *ʃiǎ* 而是 *nǎ* 了。在這樣的場合，偏旁的作用不只是幫助表義，而且幫助了表聲。所以照形聲字的現況看，要把“左文”“右文”分屬於表義、表聲兩種範疇，已經是不大可能的了。我們只能認為整個漢字是聲符，也是意符。漢字的這種性質和拼音文字是一樣的，不同的地方只在於它的形式比拼音文字複雜得多。

六月號勘誤

頁	欄	地位	誤	正
38	右	圖二乙“元音口形圖”		[i]跟[ɛ]的口形應對調。
39	右	圖五“圓唇和不圓唇元音對照的口形”		[y]跟[ɥ]的口形應對調。
39	右	第一段末一字	[tɕ]	[ɕ]
41	左	18行	僮語，英語，	英語，僮語，
41	左	22行	昆明話	昆明話
42	右	17行	英語 <i>ɔ</i>	英語 <i>o</i>
42	右	23行	比方浦東“黑” [mɛ]或[mɛ-]	比方浦東墨[mɛ] 或[mɛ-]
42	右	28行	əʔ,	əʔ,
43	右	35行	介乎[ɕ]跟[ɥ] 之間	介乎[ɕ]跟[ɥ] 之間

對《語法講話》的意見

張汝舟

主語和謂語的關係，動詞和賓語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兩個語法現象。好些人認為主謂關係一定是弓手放箭，動賓關係一定是箭中靶子。所以“全場熱烈鼓掌”就會加它個“語法不通”的罪名，認為“全場”怎麼能鼓掌呢，必定要改為“全場的人熱烈鼓掌”^①。又如“這一鍋飯能吃三十個人”，“三個人蓋一牀被子”，這些還成話嗎？只有人吃飯，哪有飯吃人？只有被蓋人，哪有人蓋被？其實漢語的主謂關係不一定只是弓手放箭一個形式，動賓關係也不一定只是箭中靶子一個形式。這些，《語法講話》都替我們搞明白了（《中國語文》1952年9月號22—24頁，又1953年1月號19頁）。中國過去一些語法專家，每人或多或少都有過貢獻，這是事實。正因為有了這個基礎，所以在今天才有《語法講話》這一比較滿意的體系的產生。《語法講話》一開頭就提出：“語法是討論句子的各種格式，……句子的格式裏頭，最要緊的是字的次序”。“字的次序”在漢語是極重要的特徵之一。一用“倒裝說”就會把這個特徵抹煞掉。形容詞在名詞前是附加語，在名詞後便是謂語，黎劭西先生早就提出了^②。副詞也是一樣，在動詞（或形容詞，副詞）前是修飾語，在後是補語。《語法講話》也給我們講明白了（同上，1953年2月號24頁）。又“時點”、“時段”的分析（同上，1952年11月號18頁），修飾動詞和修飾句子的分析（同上，1952年9月號25頁，又11月號18頁）……很多的創見，都是從“字的次序”上發覺出來的。

英文 verb to be 有時的變化形態，而後面跟的往往是形容詞和主位代詞，當然不能說是賓語，因此才有“補足詞”一說的必要。我們的語言裏可以說：

- | | |
|-----------|-----------|
| 1. 他是中國人。 | 3. 櫃子裏是書。 |
| 2. 他像中國人。 | 4. 櫃子裏有書。 |

例1和例2，例3和例4，語法構造完全一致，沒有理由說“是”字後的是補足詞，“像”字“有”字後的是賓語。又英語可以說：“The flower is red.”但是我們一定要說：“這花是紅的。”“形容詞加‘的’字變成體詞結構”了（同上，1952年10月號23頁）。可見漢語“是”字和英文 verb to be 有本質上的不同。《語法講話》採用了“連動式”和“兼語式”，這就把“賓語補足詞”從漢語語法裏攤出去了。

《語法講話》又採用了“主謂謂語”的說法，這一來，什麼“外位”“賓語提前”就不必談了。“不必談”是合理的。例如“這本書我不愛它。”日語是“此ノ本ハ私ガスキマセン。”據日語的語法說：“此ノ本”是大主語，“私ガ”（我）是小主語。可見把“這本書”的主語

資格剝奪掉，說成“賓語提前”，是不妥當的。

上面說過《語法講話》是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新體系，但是我也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

《講話》後半部規律性不够強，往往舉單字片詞，大做文章。固然詞義和語法有時也不能孤立起來，但是光是詞義方面的問題，拉進語法裏來說，就有些支離破碎了。最顯著的是談副動詞“關於、對於”“跟、和、同”的那一節（同上，1953年3月號）。主要是詞義上的問題，放在詞彙學裏講，似乎要切當些。這些單詞的提出最好歸納出一些規律來，就使讀者減少“支離破碎”之感了。談“偏正句”一節（同上，1953年4月號），也是從詞義上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分類。

《講話》又有前後照應不到的地方，例如講詞類在名詞底下列入“調查、研究、指示、報告、批評、教育、訓練”等詞（同上，1952年8月號18頁），可是後頭說到賓語時，又說“游泳”“鬥爭”是動詞做賓語（同上，1952年9月號4頁）。既然提出“連動式”，又說“有人往這裏來”，“在裏頭坐一會”兩句話裏的“往這裏”，“在裏頭”是動詞的修飾語（同上，1953年2月號19頁）。《講話》在動詞底下列有“助動詞”一類。漢語裏是不是有助動詞，我覺得需要進一步去研究。例如：

- | | |
|--------|---------|
| 你能唱歌嗎？ | 你想唱歌嗎？ |
| 你會唱歌嗎？ | 你愛唱歌嗎？ |
| 你肯唱歌嗎？ | 你怕唱歌嗎？ |
| 你願唱歌嗎？ | 你希望唱歌嗎？ |

這些句子，在語法構造上是沒有區別的。沒有理由說“想”“愛”“怕”“希望”是動詞而“能”“會”“肯”“願”是助動詞。說“助動詞不能重疊，不能帶‘着’字尾，不能帶詞尾‘了’字，‘能’字後頭不能用‘過’字”，請問：“有”字“是”字“像”字能重疊嗎，能帶“着”字嗎？“是”字“像”字能帶詞尾“了”字，後頭能用“過”字嗎？可見能不能加詞尾和別的字，都是受詞義的局限，不是語法問題。說“助動詞可以抽掉”，但是所舉“我希望去”一例中的“希望”就可以抽掉，自己已經把自己的立論推翻了。其實能不能抽掉，全看後面用作賓語的動詞或主語的力量能否支配它而定。如果能支配它，就能抽掉，例如：“我希望去”，“我能唱歌”。如果不能支配它，就不能抽掉，例如：“我希望下雨”，“我甘願處分”，“要是暑天旅行，我願下雨，不願天晴”；“希望”和“願”是不能抽掉的。說“助動詞不能帶體詞

① 《語文知識》1953年8月號鄭秀鶴文。

② 《新著國語文法》162頁。

賓語”，但是“我會俄文”的“俄文”，正是體詞作賓語。如果說“我會俄文”的“會”是動詞，“我會唱歌”的“會”是助動詞，那就等於說“我愛這本書”的“愛”是動詞，“我愛唱歌”的“愛”是助動詞，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同上，1953年3月號26頁）。在漢語裏面“彼將住此”和“彼暫住此”的語法結構完全一致，我們一定要說“將”和“暫”都是副詞。可是英語却是這樣說：

He will stay here,

He stays here temporarily.

從詞的形態和詞序上，應該說“將”是助動詞，“暫”是副詞。中西不可混為一談。同理，在漢語裏面“我能唱歌”和“我愛唱歌”的語法結構，也是完全一致。而在英語，却是：

I can sing.

I like to sing.

英語“能”字後面跟的動詞是根詞，與一般助動詞結構形式一致，誠然是助動詞。“愛”字後面跟的動詞是無定式（或動名詞），與一般動詞用法一致，誠然是動詞。這也是中西不可混為一談的。所以我懷疑：漢語有助動詞，可能找不出根據。《講話》又從動詞裏分出“副動詞”一類，我覺得也是不必要的。“連動式”只有動的連續，說不上動的主從，因而不需要分什麼“正”“副”。呂叔湘先生就舉過兩個連動式的句子，是無法分別正副的：

再拿起來看看，還是看不出什麼。

大家鼓掌歡迎。

可見連動式的兩個動作，強分主從，是不必要的，有時是行不通的。如果說：“被”“把”這些動詞，一定需

要有其他動詞來完足句子的意義，該稱它們為“副動詞”，那末，“使”“認為”一類動詞，是有同樣情形的，不也該稱為“副動詞”嗎？但是《講話》並沒有這樣。

最後，我還要申述我個人一點暫不能捨的舊包袱，那就是“動句”、“表句”的說法。“鳥語”、“花香”這兩句話，可以簡單地做漢語句子的兩大典範。尤其是我們祖先說話，愛好描寫，也就是愛用表句，因而形成了漢語極重要的特徵之一。如果把表句認識清楚，就能觸到漢語的本質，就能順利地說明漢語裏一些“疑難雜症”。例如：“三斤白菜一千元”，這是表句。“三斤白菜”是主語，“一千元”是名詞做表詞，也就是謂語，是說明主語“三斤白菜”的價值的。又如：“全場熱烈歡迎”，也是表句。“全場”是主語，“熱烈歡迎”是向心結構做表詞，也就是謂語，是說明主語“全場”的景況的。正因為有些同志對“動句”和“表句”所蘊藏的兩個截然不同的實質，體會不深，所以碰到一些本是健康的語言，却發生了不應有的誤會和不適當的解說。《語法講話》拿謂語的性質（？）做標準，分成四種句子：體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動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同上，1952年10月號）。表面上分得很好，實質上是有一些模糊的。依我的私見，動詞謂語句是動句，其餘都是表句。分析句子不能光從形式上去看，例如：

這本書一萬五千元。

這本書可愛。

這本書很好。

這本書我不愛它。

這四句都是表句。如果從謂語的形式上分成四類，那是很不合適的。

元 音 （語言學名詞選譯）

彭楚南譯

元音 (гласные) 是語言的聲音，從音響學的觀點看是只有很微小噪音成分的樂音。樂音是一切元音的基礎。此外，每一元音依充當共鳴器的口腔和喉腔共同具有的形式的不同而有一定數量的特殊的音[譯者按指基音和陪音]，稱為元音的特徵性的音（或元音的成素），它們的總和就是元音的品質，或音色，它使元音彼此區別開來，即：不同於 i, o, u 等等。形成元音的解剖生理學的一般條件是：(1) 在發音孔道中沒有多大的障礙可以促成噪音的產生；(2) 微弱的氣流；(3) 一切發音器官的共同緊張性。可是緊張的程度在不同的語言中，以及在同一語言內部都可以是不同的。比方，俄語的重讀元音比非重讀元音更緊張。

實際上最便利的科學的元音分類法是解剖生理學的（或發生學的）分類法，是以發音器官的部位為根據的。舌頭、口脣和軟顎決定共鳴器的形式，它們的部位在構成元音時起着主要作用。舌頭的部位是最重要的。舌頭的部位按橫裏分可以分為三種基本的羣：(1) 前列元音（比方 i, e）——舌根和舌下骨向前伸，舌尖垂下並撐住下齒，舌面中部在某種程度上向硬顎升起；(2) 後列元音（比方 u, o）——舌根和舌下骨退後，舌尖垂下並離開下齒，舌面後部在某種程度上向軟顎升起；(3) 混合元音（比方 u）——舌頭以它的全部舌面發音，在某種程度上向上顎提升，而舌尖也稍微提升。在這些基本類型中每一種還有它們的不同的變體。舌身在這三種基本部位的任何一種之中在某種程度上向上顎提升，根據提升的程度，元音又被區分為幾類。普通被採納的是區分為：(1) 高元音，或閉元音，或狹元音（比方 i, u）；(2) 低元音，或開元音，或寬元音（比方 a）；(3) 中元音（比方 e, o）。可是提升程度的概念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因為每一元音比起更閉的元音來都是較開的，反之亦然（最開的和最閉的例外）。根據口脣的狀態，元音區分為：(1) 不圓脣元音，或非唇化元音（比方 i, e, a）——口脣是消極的，即不向前伸，(2) 圓脣元音，或唇化之音（比方 o, u）——口脣在某種程度上向前伸並且圓化。根據軟顎的部位，元音可以分為：(1) 非鼻化元音，或純元音，或口腔元音，發音時軟顎上升，軟顎上升後就關閉通入鼻腔的道路，氣流僅由口中走出，現代俄語的一切元音都可作為這種元音的例子；(2) 鼻化元音，發音時軟顎垂下，軟顎垂下就讓一部分空氣通到鼻腔，因而元音獲得鼻腔的共鳴；波蘭語或法語的鼻化元音可以作為例子。（《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十一卷）



談朝鮮文字改革問題

李 啓 烈

一 朝鮮已經完全廢除了漢字，使用純拼音文字

漢字混合體（漢字裏夾用拼音文字）比起純漢字體（不用拼音文字，只用漢字）毫無疑問是大大地前進了一步。在漢字的混合體裏，漢字的使用只限於名詞，其餘的詞形都用拼音文字，因此漢字大大地減少，易學的拼音文字成分增加，難學的漢字成分減少了。這個夾用拼音文字的體裁能夠迅速普及到民間，對逐步推行拼音文字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漢字混合體也有它的落後的一面，存在着不易解決的矛盾，因為它仍然使用漢字。漢字的缺點很多：字數多，字體紛歧，難記，難認，難排等。在這裏稍為講一下印刷上排印困難的問題。“八一五”解放以前，是朝鮮人使用漢字混合體的時期。在朝鮮的每所印刷廠至少要有五千字以上的漢字字粒，但是日本的印刷廠只要約兩千個漢字和一百四十七個日本假名（包括平假名七十三個和片假名七十四個），比朝鮮簡單得多，而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更簡單，只有幾十個字母就夠用了。有幾十個字母的印刷廠和配備有五千字粒以上的印刷廠，是不能相比的，顯然後者在人力、物力、時間的浪費上和對普及提高文化的障礙是嚴重的。朝鮮過去具有如此繁雜不利的印刷廠，當然影響印刷事業和文化教育發展；同時，漢字混合體也不能利用現代生產建設和文化生活所必須應用的重要快速工具，如自動電報機，打字排版機，輕快式的打字機（像俄文或英文的打字機，區別於像漢文或日文的笨重的打字機）。為了克服這許多缺點，必須進行文字改革，就是說必須廢掉漢字，使用純拼音文字。“八一五”解放以後不久，朝鮮就進行了文字改革，把漢字廢掉不用，使用拼音文字。朝鮮人民在偉大的領袖金日成元帥的領導下，不僅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而且在文字改革上也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個完全使用拼音文字即朝鮮語拼音化的實現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由於長期夾用朝鮮字母的緣故，在文字拼音化的道路上，朝鮮比中國先走了一步。“八一五”解放後，朝鮮北半部能夠很快地掃除文盲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

於廢除漢字，完全使用拼音文字。解放後，朝鮮北半部的人民在各處創辦的識字班裏，幾個月就完全學好拼音文字。人民的文化水平得以迅速地普及提高。“在日本帝國主義時代，朝鮮人民爲了學習祖國的文字和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在農村和城市設立許多夜校。他們好容易在這裏學得些新知識和真理。可是日本帝國主義連朝鮮人民這種學習機會都不讓有，認爲他們的夜校是有特殊背景的組織，除了把它們解散之外，又把學校的許多工作人員逮捕起來。這樣人民就失掉了受教育的機會，大批的文盲也就相應而生了。解放後朝鮮人民建立了人民政府，恢復了人民經濟事業，同時爲了掃除日帝統治的遺毒，在各地展開了識字運動。朝鮮人民政府爲了有效地指導掃除文盲工作和發展成人教育事業，在各工廠、農村、漁村設立朝鮮語學校（識字班）和成人夜校，確立了成人教育的體系，從中央到各道、市、郡都設立了掃除文盲指導委員會，統一指導該項工作。……到一九四九年三月爲止，解放前的文盲基本上在北半部掃除了，他們仍繼續在成人學校、成人中學、工廠技術學校裏爲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熱心地學習着^①。”如果沒有廢掉漢字，絕不會收到這麼大的成績。

二 漢字混合體和純拼音文字體的比較

下面把漢字混合體和純拼音文字體比較一下：

漢字混合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의 一切權力은 人民에게 屬하. 人民이 權力을 行使하는 機關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와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와 其他國家機關은 一律로 民主集中制을 實行하. (中華人民共和國의 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 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① 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編譯《解放五年來朝鮮文教事業的發展》。

純拼音文字體：

在上面的例句中，去掉漢字，全部用拼音文字，

把漢字部分改用拼音文字拼寫它的朝鮮讀音。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일체권력은 인민에게
속함. 인민이 권력을 행사하는 기관은
전국인민대표대회, 지방각급인민대표
대회 및 기타 국가기관은 일률로 민주집
중제를 실행함.

現在朝鮮北半部的一切報刊一律採用這種純拼音文字體。因此，不認識漢字，只認得拼音文字就可以，可以寫純拼音文字體。勞動人民只要學好了拼音文字，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人人都可以讀報看報，可以寫字寫信，並且能够節省學習漢字所需要的很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國家的各項建設事業。

朝鮮現在已經基本上不用漢字，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研究漢字的必要了。大家知道，朝鮮的古書幾乎都是用漢字寫的，朝鮮的絕大部分的民族文化遺產都是用漢字傳下來的。同時和朝鮮有密切友好關係的中國還在使用着漢字，因此還有繼續研究漢字的必要。由於需要，現在，在朝鮮中學以上的學校內設有漢文一科，或者，一部分人專門學習漢字，研究舊書，然後把研究結果交給羣衆。但是一般羣衆却不必都去鑽研舊書，也不必直接閱讀中國的書報。他們可以拿較多的時間和精力通過拼音文字學習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各種知識。

那麼不用漢字的結果是否對朝鮮語的特點有損害？不用漢字並不意味着不用漢語借詞。在朝鮮語裏漢語借詞已經成了朝鮮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不用漢字只不過是把漢字用拼音文字拼寫，即漢字拼音化而已。書寫方法是表達語言的一種形式，不是語言特點的本質。“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這種漢字拼音化依照漢字的朝鮮讀音和拼寫規則用拼音文字拼寫出來，書寫方法對朝鮮語的特點當然毫無損害。

如：革命→혁명 [ɾiɛɭ ɲiɛɭ]
共和國→공화국 [kɔŋɥa ɣɥɥ ɥɥk]
音樂→음악 [ɥɥɲ ɥɥk]
共產黨→공산당 [kɔŋɥa ɥɥɥ ɥɥa]
英雄→영웅 [iɛɭ ɥɥɭ]

如上所述，拼音文字代替了漢字的結果，給印刷出版方面帶來了很大的方便，因為至少去掉了幾千個漢字，節省了很多人力、物力和時間。朝鮮人民到了“八·一五”解放後，把幾千年來長期使用的漢字完全廢除，使用了靈便進步的文化工具和武器——拼音文字。

於是，六十多年來使用的漢字混合體也就完成了它的過渡時期的歷史使命。

三 爲什麼過去有人不肯放棄漢字

過去有許多朝鮮知識分子反對使用純拼音文字，主張保留漢字混合體，死不肯放棄漢字。爲什麼他們不肯放棄漢字呢？主要的理由有兩個：第一，不用漢字，只使用拼音文字，就不易區別漢語借詞的同音詞，例如：“決議”和“決意”都唸爲결의 [kɛɭɥi]，“成人”和“聖人”都唸爲성인 [sɛŋɥin]，“適期”和“敵機”都唸爲적기 [tɛkɥi]，“食物”和“植物”都唸爲식물 [sɪkɥɥɥ]，因此不能分辨出同音不同義的詞。但是，這種說法也不過是“杞人之憂”而已。不僅朝鮮語言，而且世界任何語言都有這種同音不同義的詞即一詞多義。比如英文 turn, charge 各有幾十種意義。這種同音詞聯系上下文都可以了解，比如，나무는 식물이고, 범은 동물이다（樹木是植物，老虎是動物），不會把它錯誤地了解爲樹木是食物，老虎是動物。第二，不用漢字，無法知道漢語借詞的詞源，就不便於了解它的意義。因爲漢字能表示意義，所以字形上看得出意義。但這也不是正確的想法。大家知道，詞的形象本義不是固定的，而是跟着社會的發展即舊事物的衰亡和新事物的產生而不斷在更新，結果，保存下來的只是聲音的外壳。這聲音的外壳隨着人民的生活和世界觀的改變等就變更了它原來的形象的意義，比如：報告、功臣、封建等詞的意義過去和現在不同。文字是語言的記號。即使不知“彷彿”字和“徬徨”字的意義，也可以知道“徬徨”的詞義，相反地就是知道“彷彿”字和“徬徨”字的意義，也不一定知道“徬徨”的詞義，因爲每個詞都是一個獨立的意義單位。因爲如此，不懂漢字的外國人讀了中國歷史的翻譯本，都可以了解秦始皇，太平天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等。

總的說來，不肯放棄漢字的那些人都被漢字的靈魂——意符——迷惑了，他們深受了漢字的影響，因爲用拼音文字拼寫漢字的朝鮮讀音就不容易看出原來的漢字是什麼，所以恐怕不好懂。但是這些憂慮，通過實踐即實行純拼音文字後都完全打消了。其實他們這些已經懂得漢字的知識分子是爲自己的利益着想，而不是爲廣大的勞動人民着想的。現在再沒有一個人提出任何理由來反對純拼音文字體而主張保留漢字。這就是說，實踐證實了拼音文字究竟是比漢字好。

四 朝鮮文字改革的目前問題

目前朝鮮拼音文字共有四十個母字，其中有元音二十一個，輔音十九個：

輔音

字形：ㄅ ㄌ ㄣ ㄟ ㄇ ㄏ ㄨ ㄛ ス ス フ ェ ヲ

發音：《ㄅ ㄆ ㄇ ㄋ ㄌ ㄣ ㄗ ㄘ ㄉ ㄊ》

双从 田 江 万

(K)(7)(7) A (4)

元音

字形: 卜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發音: Y IY ɛ ɪ ɛ ɪ ɛ X IX [ɪ] I [æ]

न नी नी न न नी न

[iæ] ㅈ ㅊ ㅌ ㅍ ㅑ ㅓ ㅕ ㅗ ㅛ ㅝ ㅟ ㅛ ㅜ ㅞ ㅟ ㅡ

7

[xi]

註：()係表示近似音；[]係國際音標。

現在使用的朝鮮文字是否盡善盡美呢？不，還是有一些缺點，還需要進行改革。如上所述，字母是四十個，但由於採用朝鮮文特有的拼寫方式的結果，實際上湊成幾千個甚至於上萬的音節文字③。原來TUMUL創造出音素文字只有二十八個字母，但其拼音方法受了漢字的影響，“象形而字做古篆”④。就是把一個音節即一個元音和一個輔音，或一個元音和兩個輔音，或一個元音和三個輔音湊成一個正方形的方塊字形，不像斯拉夫文字或拉丁文字一樣平着寫即橫拼。因此原來進步的音素文字，經過拼音以後，却變成了一種音節文字了，這種文字是先拿字母拼成音節，然後用這種音節去拼成詞。例如：

音素文字	音節文字
入上	소 [TE] 牛
日卜口	밤 [ㄴYN] 夜
ㄷ卜ㄹㄱ	닭 [ㄱYK] 雞
入卜ㄹ卜口	사람 [TYㄱYN] 人
ㄴㄱㄹ一口	노름 [ㄴㄹㄱㄹN] 遊戲

由此可知，四十個音素文字拼成幾千個音節文字

(接35頁)這種規定是五四運動以來白話文歐化影響的結果，它在社會上已經通行，造成了既成事實，語法研究者不過對這種事實加以承認和分析罷了。“的”“地”的語法作用並不限於詞尾，它們也可以作為連接詞。如“像老朋友一樣地接待我們”中間的“地”是連接“動詞的附加語”詞組的；“我們每天看的報紙”中間的“的”是連接“名詞的附加語”詞組的。可不能因此就否定這兩個字在另一種條件下的詞尾作用。又如第129頁說，“他走了”可以改成“他走着”，因

的結果，和漢字一樣不能利用輕快式的打字機，同印刷上還是很繁雜的。▲▲Y914 指出文字的重大意義，“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展起着重大的變化⑤。”在使語言的發展發生極大化的各種因素中，文字具有重大意義。爲了克服這種利於印刷事業的致命傷而把它改變成更好的工具和器，朝鮮文字需要繼續進行改革，不應該故步自封。

目前世界各民族的文字中（包括東方各民族）能利用輕快式的打字機的只有中國、朝鮮和日本。已，這點我們在教學工作裏特別感到不方便，人家輕快式打字機閃電似地打講義，我們用鐵筆一筆一刻蠟板，好像人力車和噴氣式飛機，步槍和機關槍懸殊。至於改革的方法比較簡單，這點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就是把原來的四十個字母不再做成音節文像斯拉夫文字或拉丁文字一樣平着即橫拼就行了。說，朝鮮正在積極研究文字改革中橫拼的方法。

例如:

入 + 一 → 入 丄 不做全

日 + 卜 + 口 → 日卜口 不做咎

$$c + \vdash + c + \neg \rightarrow c \vdash c \neg$$
 不做歸

人 + 卜 己 + 卜 + 口 → 人 卜 己 卜 口 不做사

ㄥ + ㄣ → ㄥㄣ ㄱ + ㅡ + ㅁ → ㄱㅡㅁ 不做로름

當然，毫無疑義，還要考慮到筆劃簡單整齊，字體的差別明顯、連寫方便、寫起來速度快等問題。

如果勝利完成這一步的文字改革的話，那就能夠減低印刷廠的負擔，並可以加速印刷速度，減低售價，增加人民的購買力，也能利用久已渴望着的輪式打字機，而朝鮮拼音文字也就會真正地成為更好交際工具和社會鬥爭與發展的工具。

● 朝鮮 朴仁元 著《諺文誌》。

④ 見《訓民正音》。

⑤ △參考：《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24—25]

此這個“了”可以認為是詞尾；“他醉了”說成“他醉着”就大不自然，這個“了”字，我們只能認它為語氣詞。這種論也值得商榷。因為有少數動詞是只能加“了”不能加“着”的，並不能因此就否定這種動詞末尾那個“了”字的詞尾作用。例如“死”就是這種動詞的一個。

以上這些問題對於本書來說，並不重要。我們認為讀者、研究者和語文教學工作者，如果能讀一讀這本書，是可以得到它的一些幫助的。

輔音的分類

——語音學常識之七——

田 恭

一 什麼是輔音

在正常的說話當中，一切不帶音的噪音(如[p], [s], [x]等)、帶樂音成分的噪音(如[b], [z], [v]等)和一切口腔有阻礙而樂音成分掩蓋了噪音成分的聲音(如[m], [n], [ŋ]等)都是輔音。輔音的特徵是：(1)氣流通路有障礙；(2)氣流較強；(3)發音器官不發生障礙的部分不緊張。構成輔音最顯著的因素是氣流在口腔所遇到的障礙。障礙是發音器官主動的部分(唇、舌、軟顎)向被動的部分接近或靠攏的結果。自覺地控制這些器官就可以發出各種不同的輔音來。

一個輔音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輔音的分類也可以從這兩個方面着眼：

(1)發音方法——就是構成障礙和克服障礙的方式，也可說是哪種性質的障礙。如[p], [x], [ŋ] 同部位，它們的分別就在構成障礙和克服障礙的方式不同。

(2)發音部位——就是發音器官的哪一部分發生障礙。像[p], [x], [ŋ] 或 [b], [z], [v] 或 [m], [n], [ŋ] 都是同部位的，[p], [b], [m] 不同部位。

二 按發音方法來類別輔音

輔音按發音器官形成障礙的方式不同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閉塞輔音：發音器官的主動部分和被動部分緊緊靠攏，阻塞氣流的通路。又分三類：

(1)塞音：唇或舌分別把口腔裏各個不同的部位完全阻塞，同時軟顎上升，鼻腔也閉塞住。比方[p], 雙唇閉合；[t], 舌尖抵住上齒背或上齒齦；[k], 舌根抵住軟顎……氣流完全阻塞。只有在阻塞作用解除的時候，氣流才能迸裂而出，好像爆發的樣子。所以又叫爆發音或破裂音。

發輔音時氣流通路的障礙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成阻——障礙的開始形成，(2)持阻——障礙的持續，(3)除阻——障礙的解除。塞音的成阻叫閉合，除阻叫破裂期，塞音是一發即逝的，所以有人管它叫“暫音”。一般地講，塞音在破裂期才聽到聲音，

所以它的成阻跟持阻是作勢階段，除阻是發聲階段。別的輔音(包括塞擦音)持阻可以延長，有人管它叫“久音”，發聲階段包括持阻跟除阻兩個階段。

漢字起頭兒的輔音叫聲母，主要是發聲階段起作用。收尾的輔音叫韻尾，只有作勢階段。韻尾塞音沒有除阻的破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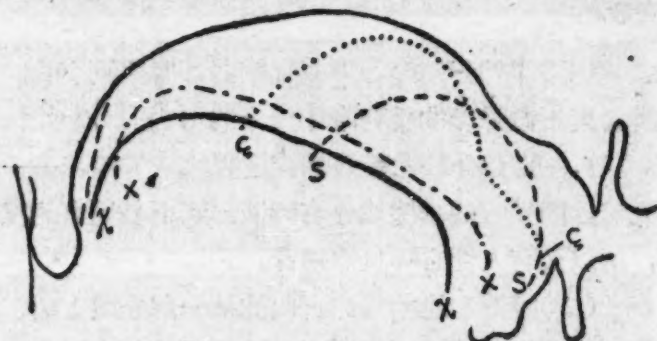
(2)鼻音：口腔中某一個部位也跟塞音一樣，被唇或舌的主動部分完全阻塞，但是軟顎下垂，鼻腔開放，氣流改從鼻腔通過的時候發生噪音成分。像[m]跟[p], [n]跟[t], [ŋ]跟[k]，口腔阻塞的情形是一樣的，不同只在軟顎的降升。



〔圖一〕塞音 t 與鼻音 n 軟顎部位比較圖 (虛線表示讀鼻音時軟顎的位置)。

(3)塞擦音：輔音的作勢階段是閉塞式的完全阻礙，發聲階段是摩擦式的不完全阻礙，氣流從作勢後口腔中所留的間隙摩擦而出。它的閉塞成分跟摩擦成分結合得很緊，所以又叫結合音。漢語的 [ts], [tsh], [tɕ], [tɕh], [tʂ], [tʂh], 都是塞擦音。塞擦音跟塞音的區別是：塞音不能延長，塞擦音的摩擦成分能延長。

(二)間隙輔音：發音器官的主動部分和被動部分接近到使氣流不能自由暢通的地步，但不是完全阻塞。



〔圖二〕各種擦音舌位比較圖

—— 舌尖音 - - - - 舌根音
..... 舌面音 ——— 小舌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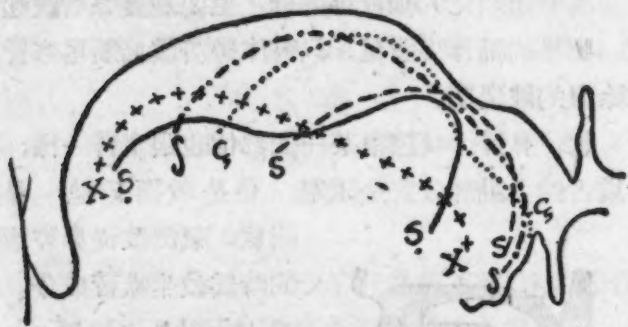
(小舌前的虛線表示發小舌音時軟顎跟小舌的移動位置)

發出來的音素是帶有摩擦成分的噪音。又分三類：

(1)擦音：氣流所通過的間隙在口腔的中縫。

爲了跟邊擦音(看後面)、區別,可以管它叫中縫擦音①。

蘇聯語音學家又把擦音分爲單焦點的跟雙焦點的二類:比方[*f*]、*ɸ*[*v*]、*ɣ*[*x*]等,主動的發音器官接近被動的器官,給氣流留出一條扁平的通道,[*f*]的氣流間隙就有嘴唇那末寬,*ɣ*[*x*]的通道就在整個舌面跟軟顎之間,這是一種情形。又如 *Δ*[*ʃ*],舌葉舉向上齒或齒齦,兩旁緊貼齒邊,只在當中留下一道小凹槽似的小小的窄圓縫,這又是一種情形。這兩種擦音,發音器官的其餘部分對於氣流不發生障礙,所以叫做單焦點的摩擦音。



〔圖三〕單焦點跟雙焦點擦音舌位比較圖

——單焦點舌尖擦音 *ɰ* ——前後兩個焦點的擦音 *ʃ*
單焦點舌面擦音 *ç* ——前中兩個焦點的擦音 *ʃ*
 +++單焦點舌根擦音 *x*

雙焦點的擦音,發音器官同時有兩個點形成摩擦噪音。也有兩個情況:比方俄語的 *Ш*,首先舌面前部或者舌尖像發 [*ʃ*] 的樣子,但是舌根也同時向軟顎稍稍舉起,近乎發 [*x*] 的樣子(不過沒那麼高),舌頭像個馬鞍形。氣流先在口腔後部遇到障礙,發出 [*x*] 式的摩擦,然後在口腔前部又造成 [*ʃ*] 式的摩擦,兩樣合在一塊兒,形成所謂聯音摩擦,這是一種情況。第二種比方英語的 *sh*[*ʃ*],舌頭前部跟發 [*ʃ*] 一樣,舌面中部升向硬顎,舌形並不像馬鞍的樣子,可是實際上一樣:氣流碰到兩個障礙:一個像德語 *ich-Laut*[*ç*],一個是 [*ʃ*] 式的摩擦,兩種摩擦加在一塊兒。這兩種情況叫雙焦點的摩擦音②。

(2)半元音:擦音中氣流較弱,摩擦較小的。像漢語裏用做聲母的稍有摩擦成分的 *l*[*j*]、*x*[*w*]、*u*[*ɥ*]等,就是介於元音跟輔音之間的一種輔音——半元音。因爲它的摩擦成分有時微弱到不易覺察的程度,所以又有人管它叫無擦通音。

(3)邊音和邊擦音:舌頭的某一部分跟上齒、齒齦、或硬顎相接觸,氣流在口腔中間的部分遇到阻礙,但是可以從舌頭旁邊的間隙流出的叫做邊音。比方北京話的 *ㄹ*[*l*]。有的邊音摩擦成分較重,比方廣東台山、廣西博白‘三’的聲母 [*ɬ*],叫做邊擦音。

(三)顫閃輔音:發音器官中有彈性的部分(雙唇、舌尖、小舌)顫抖或彈閃,造成氣流的障礙。又分兩類:

(1)顫音:雙唇、舌尖或小舌的顫抖,使氣流通道在短時間內發生多次急速的開閉,氣流忽通忽塞,迅速交替,這樣的輔音叫做顫音。其實這種音可認爲許多小爆發塞音連續而成的合體,不過開閉交替很快,咱們的耳朵不容易聽清,所以還該把它認做簡單的音素。漢語方言裏沒有這樣的音素,不過方人趕驢馬的喊聲 *trrrr*…後面却分明是個顫音 [*r*],跟俄語的 *p* 一樣。小孩兒打哪嚕兒 *brrrr*…是個雙唇的顫音 [*ʋ*]。

(2)閃音:閃音是一種變相的顫音,是發音器官有彈性的部分輕輕地一閃,不像前面所說的顫音那樣連續地顫抖,而是只彈一次就完,好像發了一個很軟滑的爆發塞音,但是時間極短,沒能把氣流完全閉塞住。

口腔輔音和鼻腔輔音

以上各種輔音除鼻音外,軟顎都向上升起,擋住鼻腔的通路,氣流單從口腔通過,所以只有鼻音是鼻腔輔音,別的都是口腔輔音。

三 清音和濁音

輔音氣流從氣管出來通過聲門時,由於聲帶的顫動或不顫動,而有帶音或不帶音的區別:聲帶靠攏時,氣流使聲帶顫動,發出的聲音是帶音的,咱們管它叫濁音;聲帶鬆弛,聲門敞開的時候,聲帶不顫動,氣流是純粹的噪音,咱們管叫它清音。比方漢語的 *ɸ*[*f*]跟 *ɸ*[*v*], *ɸ*[*ç*]跟 *ɸ*[*ʃ*],是同部位的兩對擦音,它們的不同就在前一個是不帶音的清音;後一個是帶音的濁音③。

照理論上講,每一個清音都可以配上一個濁音,可是事實上同一個語言的輔音却未必一對對整齊齊地配起來:有的有清無濁,有的有濁無清。比方說,北京話只有 *ɸ*[*ç*]跟 *ɸ*[*ʃ*]是相對的清濁音,鼻音 *n*[*m*]和 *ɳ*[*n*]、邊音 *ㄹ*[*l*]只有濁音,別的都只有清音。俄

① 看謝爾巴院士的輔音表,見《法語語音學》附錄二。

② 看馬圖謝維赤《普通語音學引論》,頁38—39。

③ 可以做這樣的試驗:念 [*v*]和 [*z*]時,把手指按在喉頭尖角的上口(甲狀軟骨正中的上口),會感到喉頭的顫動;用手指塞住兩耳,會感到嗡嗡地響;念 [*f*]和 [*ʃ*]時都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也可以用儀器來檢驗:浪紋計(Kymograph)的烟薰紙上畫出的線條,不帶音的是平滑的線條,帶音的是浪紋。(看圖四)還有一種濁音計(叫做 Zünd-Burguet 氏濁音計),把它的金屬板片貼在喉頭的一邊,發濁音時彈性鋼條上的小鈴鐺就在金屬板片上顫動作響,發清音時則寂然不動。

輔音 П—В, Т—Д, К—Г, Ф—Б, С—З, Ш—Ж 是清濁相配的, Л, М, Н, Р 只有濁音, Х, Ц, Ч 只有清音。西北威寧苗語則塞音、擦音、鼻音、邊音, 結合音等大都帶有帶音的跟帶音的兩套, 清濁相配。

漢語方言除吳語, 湘語跟閩語若干方言有濁音外, 一般地沒有濁塞音, 所以漢人學俄、英、法語或其他外國語跟少數民族語不能把濁塞音念準。於是把俄語的 *гора* [gera] (山) 說成 *коpa* [kura] (樹皮), 把法語的 *bain* [bē] (洗澡) 說成 *pain* [pē] (麵包), 把僮語的 [daŋ] (鼻子) 說成 [taŋ] (燈)……因此, 自己的方言裏缺乏濁輔音的人應該勤學苦練地把濁音發準。這裏提供一些練習發濁音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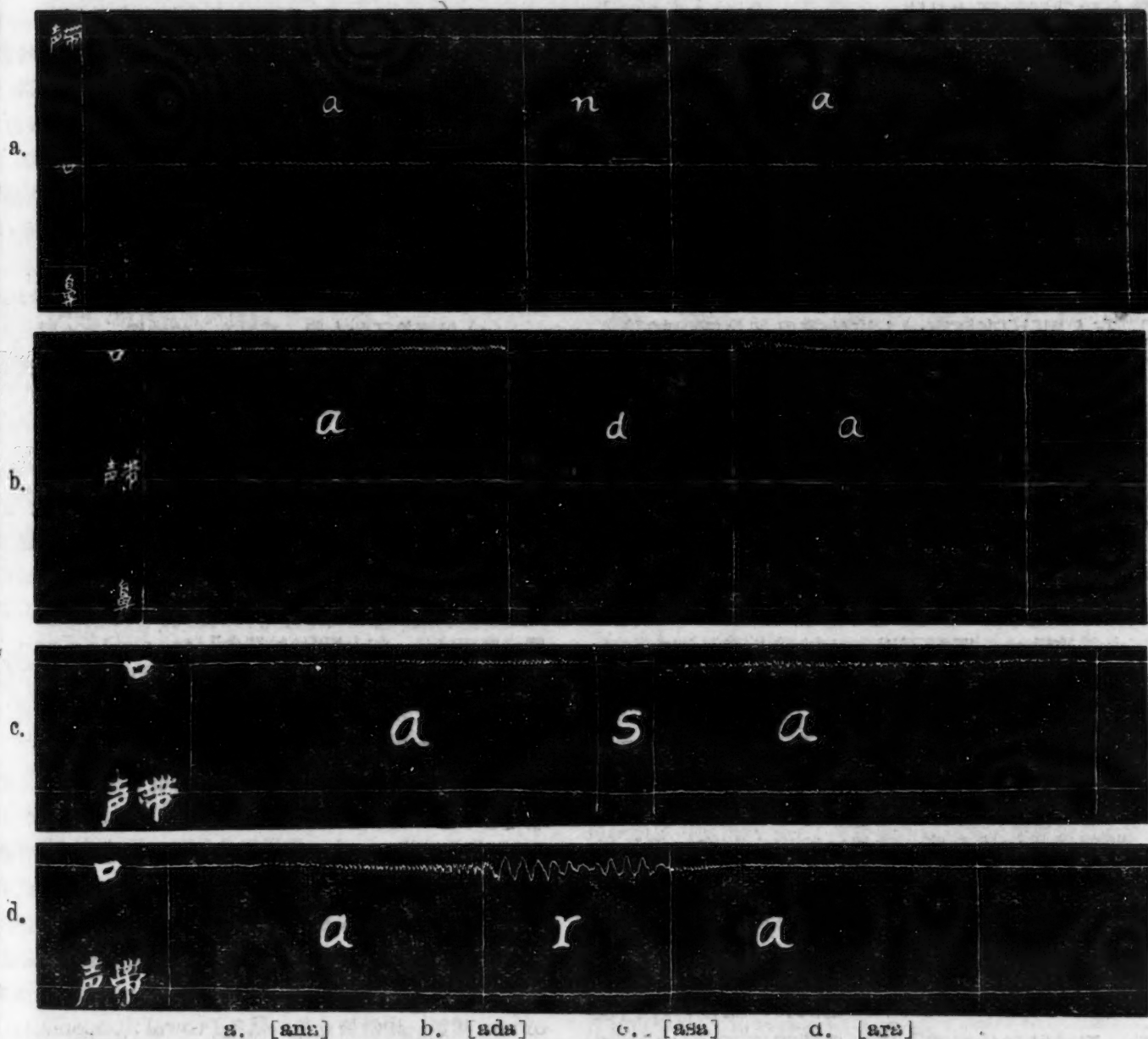
首先應該記住, 正確地發濁音的關鍵是在發這個音的時候必須使聲帶顫動, 然後從自己能讀的濁音去

推求不能讀的濁音。

先把肺裏吸滿了氣, 張開嘴慢慢呼出, 使下唇向上齒靠攏, 到齒唇一相接觸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聽見一個 *ц* [f], 這時所呼出的只是純粹的氣, 自然是清音。假如一開始喉嚨裏就發出一種呻吟的聲音 [ə], 這時聲帶是顫動的, 不要使這個 [ə] 音中斷, 一面照剛才那樣用下唇去湊上齒, 結果就發出了一個 *т* [v] 音, 這正是 [f] 的濁音。用同樣的方法去比較 *р* [ɣ] 跟 *п* [ɸ], [s] 跟 [z] 可以體會出濁音的帶音作用。

不妨連續地念: *vf vf...*, *zs zs...*, 等到由濁變清的方法完全感覺到, 再把這個方法應用到 *m*, *n*, *l* 上去, 於是念出 *mm mm...*, *nn nn...*, *ll ll...* 等聲音來。注意連續地發 *m* 跟它的清音 *ɱ* 時, 發音器官沒有變化, 問題只在聲帶的顫動不顫動, (另外就是

〔圖四〕 清音跟濁音的浪紋圖



a. [anu] b. [ada] c. [asa] d. [ara]

從上圖可以看出: 輔音前後的 [a] 是口元音, 口腔和聲帶都顫動(浪紋), 鼻腔閉塞(滑線); [n] 是鼻響音, 口腔閉塞(滑線), 聲帶顫動(浪紋), 鼻腔有樂音共鳴(浪紋); [d] 則鼻腔閉塞(滑線); [s] 是清音, 聲帶也不顫動(滑線); [r] 是顫音, 聲帶顫動, 口腔浪紋振幅很大, 也不很規則, 說明它的氣流比元音強, 同時可以看出它因口腔急速的開閉交替所形成的噪音成分。

m 的氣流較強，看第四節)，其他 n 跟 η、l 跟 ! 的關係也一樣。

最應該注意的是濁塞音。用不送氣的清音 [p] [t] [k] 來替代濁音 [b] [d] [g] 固然不對，在不送氣的清音前面加上個帶音的鼻音（比方用 [mp] 代 [b]，用 [nt] 代 [d] 等等）也不對。要想學會發真濁音 [b]，可以先念 pm pm pm…，嘴唇不要張開；然後練習念 bm bm bm…，也是嘴唇不要張開。注意念 [b] 的時候清清楚楚是帶音的。再連續地念 bbb…，也別把嘴唇離開。（注意這樣念時，可以聽到帶音的聲音，可是氣流出不去。要是氣流能出得去，準是軟顎下降，念成 mm m…了）。帶音的 [d] 和 [g]，同樣可由練習 tn tn tn…，dn dn dn…，ddd…，kŋ kŋ kŋ…，gŋ gŋ gŋ…，ggg… 來學會，但也得注意不要移動舌頭。這個練習也許不太容易做，但是它不但能使咱們學會發濁音，還能教咱們體會和掌握軟顎的升降。

四 強輔音和弱輔音，送氣和不送氣

清音跟濁音的區別除了帶音不帶音，往往還有氣流強弱的區別：清音的氣流較強，噪音成分也比濁音強些；因而清音又稱強輔音，濁音又稱弱輔音^⑤。不過同是清音，也可以有強弱的不同：比方同一個“布”[pu]字，北京的聲母是個弱清輔音，像是個不帶音的 [b]，有人用 [b] 來標寫；上海的聲母却是個強輔音，只能用 [p] 來標寫。

在漢語中，多數的方言沒有清輔音跟濁輔音的對立，特別是塞音和塞擦音，只有清音，沒有濁音。但是送氣跟不送氣的對立却是重要的辨字因素^⑥。比方北京話“霸”（ㄅㄚˋ）和“怕”（ㄆㄚˋ）、“堆”（ㄉㄨㄟ）和“推”（ㄊㄨㄟ）、“幹”（ㄍㄢ）和“看”（ㄎㄢ）、“知”（ㄓ）和“疲”（ㄆㄧ）的不同，全在聲母輔音的送氣不送氣^⑦。本來任何語音都由氣流造成，所謂不送氣的輔音並不是沒有氣流出來，不過送氣的輔音總比不送氣的氣流強。所以對不送氣的輔音來講，送氣的輔音是強輔音^⑧。

五 噪音和響音

閉塞輔音中的鼻音，雖然口腔完全閉塞，但是氣流還能從鼻腔通過，無需強有力的氣流來克服阻礙，帶音氣流在鼻腔引起共鳴，形成特殊的樂音。間隙輔音中的邊音雖然口腔中線遇到阻礙，可是帶音的氣流能從舌的兩邊通過，因此氣流也較弱，並在口腔引起共鳴，形成特殊的樂音。所以鼻音跟邊音又叫塞通音。顫閃輔音，特別是沒有摩擦的顫閃音，阻塞是瞬息間的，塞通的交替極快，氣流也較弱，不會造成強

的噪音，樂音成分是顯著的。所以顫音又稱間歇塞音。半元音更是介乎摩擦音跟高元音之間的輕微摩擦的輔音。以上這些輔音——鼻音、邊音、顫音、閃音、半元音——都是樂音成分佔優勢，比較接近元音的輔音，蘇聯語音學家把他們併為一類，叫做響音（Сопорные或 сонанты）^⑨。其餘的輔音無論帶音不帶音，都是阻礙較大，克服阻礙的氣流較強，噪音成分佔優勢的，一概叫做噪音（шумные）。鼻音、邊音、顫音的相對清音因為不含樂音成分，也屬噪音。

⑤ 看馬圖謝維赤《普通語音學引論》，頁 29。

⑥ 在別的許多語言裏，送氣不送氣的區別不成爲辨字的因素。比方說，俄語裏不帶音的塞音都是不送氣的，即使有的地方有人把它讀成送氣的，他們也不覺得跟不送氣的有什麼分別。像 ㄱ 跟 ㄴ，我們聽起來很像是個輕微送氣的塞擦音，但蘇聯人却肯定它是不送氣的。法語也一樣，不帶音的輔音都不送氣。英語的 p、t、k 在重讀元音前是送氣的，在 s 後面或者短元音前面就不送氣（看瓊斯《英語語音學綱要》，頁 127, 130, 134—5），但他們不認爲兩個對立的音素。德國人有人把字頭重讀元音前的或字尾的清塞音念成很強的送氣音，也有人（中部和南部）把它讀成很弱的清音 [b] [d] [g]（看 Victor《德語讀音》頁 37—38），他們也不把它看作對立的音素。可是在漢語跟國內許多少數民族語言當中，送氣跟不送氣的區別却是重要的辨字因素。

⑦ 關於送氣跟不送氣的分別，可用下面的方法來試驗：

(a) 用擦着了火柴，或點亮了的蠟燭，放在嘴前面；

(b) 拿一張一寸見方的薄方紙，用大拇指同食指夾住一角，把對角放在嘴前面。然後讀：

ㄅ—ㄆ ㄉ—ㄊ ㄓ—ㄔ

用第一法，讀前一個音時火光雖動，但不會滅；讀後一個音時火光會滅。用第二法，讀前一個音時，紙角不很動；讀後一個音時，紙角一定被吹動了。還能看出：因聲音遇阻部位的前後不同，ㄅ 的送氣量最強，其次是 ㄆ，ㄓ 的送氣量較弱。

⑧ 有的地方送氣音氣流很強，氣流通路很窄，有很明顯的摩擦成分。如太原“他怕開會”[tʰa pʰa kʰa xʰa]，有明顯的舌根後摩擦成分；東合的“皮”[pʰi]“地”[tʰi]有明顯的舌面摩擦成分；蘭州“披”“皮”[pʰi]的摩擦尤其靠前。就整個漢語的音韻結構系統來看，都該認爲送氣作用。

⑨ 西歐語音學家也用 sonant 這個名稱，不過不像蘇聯語音學家那麼就音素本身的性質着眼，強調做爲輔音分類的標準。比方布龍菲爾德（L. Bloomfield）把不能成音節的音素叫 consonant，一定成音節的叫 vowel，也能成音節也能不成音節的叫 sonant（見《語言》頁 121）。法語既有 sonantes 跟 consonantes 相對，相當於成音節的：不成音節的（syllabic: nonsyllabic）；又有 voyelles 跟 consonnes 相對，相當於元音：輔音（vowel: consonant）。但在他們，sonant 這個名詞總是從功能方面着眼的。

西歐語音學家又管鼻音、邊音、顫音叫“流音”，我國舊來有所謂“次濁音”的說法，都表示這些音有其特殊的性質。

六 按發音部位來類別輔音*

從發音器官構成障礙的部位來看，輔音可以分做下幾類：

(一)唇音 以下唇為主動器官，又分以下兩類：

(1)雙唇音(從前叫重唇音)：雙唇緊閉或相接，造成氣流的阻障。

不送氣清塞音[p]：如北京‘八’‘寶’‘杯’的聲母 p；廣‘一’‘頁’‘集’的韻尾也是[p]，但沒有爆發式的除阻。

送氣清塞音[pʰ]：如北京‘怕’‘碰’‘破’的聲母 pʰ。

不送氣濁塞音[b]：如湘潭、湘鄉‘婆’‘辦’‘盤’的聲母 b。俄語 баба[baba](婆子)的 б。

送氣濁塞音[bʰ]：如上海‘婆’‘辦’‘盤’的聲母 bʰ。

鼻音[m]：如北京‘沒’‘買’‘馬’的聲母 m，廣州‘咁’‘心’的韻尾。

半元音或濁擦音[w]和[ɣ]：北京‘烏’[wu]‘雲’[ɣyn]字的起頭兒常會出現這樣的輔音。英語 what[wɒt](什麼)，法語 oui[wi](同意)，huile[ɣil](橄欖油)等字裏也有這樣的音。

清擦音[ɰ]：[w]的清音。美國人讀 why[mai](為什麼)，which[mitʃ](哪一個)的 wh 時是這個音。

清擦音[ɸ]：像吹火的聲音，注意兩唇是扁平的，不像[u]是圓唇的，同時嘴唇也不怎麼突出。諸暨(王家井)‘夫’‘府’的聲母，揚武哈尼語[ɸo](雪)，日語フカイ[ɸukai](深的)都含有這個音。

濁擦音[β]：[ɸ]的濁音。如福州‘枇杷’，‘土匪’第二個的聲母，諸暨(王家井)、松江‘胡’‘附’‘父’的聲母，揚武哈尼語[βa](豬)的聲母。

擦擦音[ɕ]①：當兩唇輕輕接觸而有強烈的氣流衝出，兩唇發生顫動，就造成這個帶摩擦性的顫音。小孩兒打噴兒就是這個聲音。如聖乍彝語[tɕy](管轄)、[tɕhy](白色)、[dɕy](工具)等字當中包含的音素。

(2)唇齒音(從前叫輕唇音)：下唇向上齒靠攏。

清擦音[f]：如北京‘父’‘吩’‘咐’的聲母 f。

濁擦音[v]：如上海‘勿’‘煩’‘父’的聲母 v。

半元音[ɥ]：下唇跟上前門齒輕輕接觸，氣流主要從兩邊出，所以摩擦成分比[v]輕微。如北京‘文’‘武’的聲母。

鼻音[m]：下唇緊貼上齒，氣流從鼻腔流出。如祁門(西)，吃飯的‘飯’，聲母是不帶音的[m]，韻母是帶音的[ɰ]，可寫做[mɰ]；英語 Camphor[kæmpʰə](樟腦)、德 Kamphor[Khamfər](樟腦)ph 前的 m 也是這個[m]。

不送氣清塞擦音[pf]：如西安‘追’‘豬’的聲母，德語 Pferd[pfert](馬)的 pf。

送氣清塞擦音[pʰf]：如西安‘吹’‘出’的聲母。

(二)舌尖音 以舌尖為主動器官。又分以下五類：

(1)舌尖前音(又叫尖齒音，從前叫齒頭音)：

閉塞輔音舌尖緊貼上門齒背；擦音舌尖抵下齒背，舌葉接觸兩邊的上白齒和硬顎的一部分；氣流從舌面中縫跟上前齒當中的小凹槽擠出來(所以高元依斯威特的說法管舌尖前擦音叫“平葉聲”⑩)⑪。

不送氣清塞擦音[tʃ]：如北京‘曾’‘子’‘醉’的聲母 pʰ。

送氣清塞擦音[tʃʰ]：如北京‘曹’‘操’‘錯’的聲母 pʰ。

不送氣濁塞擦音[dʒ]：如湘潭‘就’‘坐’的聲母，英語 woods[wudz](森林)的 ds。

送氣濁塞擦音[dʒʰ]：如寧波‘藏’‘茶’的聲母。

清擦音[s]：如北京‘三’‘四’‘歲’的聲母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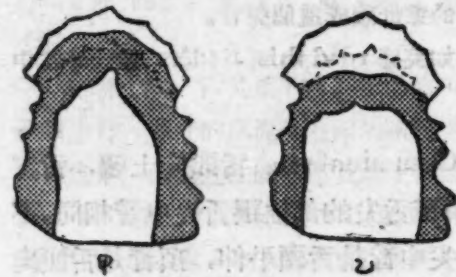
濁擦音[z]：如湘潭‘似’、湘鄉‘字’的聲母。俄語 sax[zaɪ](大廳)的 з、英語 zone[zəʊn](區域)的 z。

清塞音[t]：如俄語 tam[tam](那裏)的 т，法語 tout[tu](全體)的 t。有時候為了區別舌尖前塞音跟舌尖中塞音，咱們在舌尖前音的下面加個“n”符號，寫成[t̪]、[d̪]、[n̪]等。

濁塞音[d]：如俄語 da[da](是的)的 д，法語 dame[dam](夫人)的 d。

鼻音[n]：如俄語 nos[nos](鼻子)的 н，法語 nord[nɔ:r](北)的 n。

(2)舌尖中音(又叫舌齦音，從前叫舌頭音)：舌頭向前平伸，舌尖跟上前門齒齦相接觸。(舌尖中音跟舌尖前音舌位的不同看圖五。)



[圖五] 舌尖前音 t、d、n 跟舌尖中音 t、d、n 舌位比較假圖
甲：舌尖前音 乙：舌尖中音

不送氣清塞音 [t]：如北京‘大’‘刀’‘隊’的聲母 t。廣州‘八’‘一’‘節’的韻尾。

送氣清塞音 [tʰ]：如北京‘湯’‘太’‘燙’的聲母 tʰ。

不送氣濁塞音 [d]：如湘潭‘桃’‘代’‘豈’的聲母，英語 do[du:]、did[did](做)的 d。

送氣濁塞音[dʰ]：如上海‘電’‘動’‘圖’的聲母。

鼻音[n]：如北京‘男’‘能’‘拿’的聲母 n，‘您’‘難’‘念’的韻尾。

* 這裏我們按發音部位就每一個音標簡單地舉例說明。比較普通的音素只舉漢語為例，漢語沒有的舉國內少數民族語或外國語的例子，漢語普通話沒有的音素酌舉必要的外國語例字說明。為了照顧讀者便於學習，我們寧可犧牲排列次序的系統性，把漢語裏面有的或比較容易發的音排在前面。合乎系統的排列法請參閱第八節“輔音表”。

⑩ 國際語音學協會沒有規定這個音的音標，有人用希臘字母 ρ 來表示，這裏我們採用謝爾巴院士擬訂的符號 ψ (也是希臘字母)，也可以用 b_r 來表示。

⑪ 看高元《國音學》，頁 25—26。

⑫ 英語擦音 s 跟 z，發音時舌尖貼近上齒齦，但聽起來跟舌尖抵下齒的也差不多。

邊音[l]: 如北京‘老’‘來’‘樂’的聲母l。

濁邊擦音[ɮ]: 跟念[l]一樣, 但是氣流很強, 在舌尖的兩邊造成很重的摩擦。如川南苗語[ɮo](來)、威寧苗語[ɮa](游)的聲母。

清邊擦音[d]: 跟念[ɮ]的樣子一樣, 只是聲帶放鬆不顫動, 是純粹的噪音。如台山‘三’‘四’的聲母, 藏語[daʔa](拉薩)、[do](南), 龍州僮語[da](右), 聖乍彝語[da](褲子)的聲母。

擦顫音[ʁ]: 舌頭平伸, 不像念俄文 p[ɾ]那樣舌頭向上翹, 強烈的氣流使舌尖顫動, 造成摩擦噪音。如捷克語 tri[tri](三), roka[řoka](河)。

(3)齒間音 舌頭平伸, 舌尖夾在上下齒之間, 或者只向上齒靠攏(聽起來一樣)。有人把舌尖前音 p, t, ts, tsh, s 讀成齒間音[tθ], [tθh], [θ]。一般認為這是發音上的缺陷, 管它叫“大舌頭”。但在英語、瑞語等語言裏, 這却是正常的音素。

清擦音[θ]: 如歙縣(金竺塢)‘蘇’‘三’的聲母, 武鳴僮語[θa](沙)、河池西山瑤語[θiŋ](城牆)的聲母, 英語 thin[θin](薄)的 th。

濁擦音[ð]: 如荔浦民瑤語[bə ðoŋ](舅父)第二個字的聲母, 英語 they[ðei](他們)的 th。

清塞擦音[tθ]: 如英語 eighth[eitθ](第八)的 th, 北京有人把‘資’‘茲’‘子’的聲母讀成這個聲音。

濁塞擦音[dð]: 如英語 read this[ri:dðrs]連讀時當中的輔音。

(4)頂音 (Cacuminales): 舌頭向上翹, 舌尖向上門齒靠攏。(頂音舌尖的部位跟舌尖中音相同, 不同的地方在於: 舌尖中音是舌頭平伸, 頂音是舌頭向上翹的。)

不送氣清塞音[t]: 如西安‘章’‘障’的聲母, 越南東京‘八’‘月’‘節’的韻尾。

送氣清塞音[tʰ]: 如西安‘常’‘唱’的聲母。英語 heart(心)在英國北部或美國有時也讀做[ha:tʰ] (但送氣較輕)。

濁塞音[d]: 如越南東京‘頂’‘多’的聲母, 英語 hard(硬)有時可讀做[ha:d]。

鼻音[n]: 如越南東京‘乃’的聲母或‘安’的韻尾, 英語 laern[le:n](學)的 rn。

不送氣清塞擦音[tʃ]: 如常熟‘真’、‘正’、呼和浩特

‘知’、‘莊’的聲母。這個音聽起來也是個捲舌音, 但比北話的捲舌音部位靠前。

送氣清塞擦音[tʃh]: 如常熟‘川’、‘串’、呼和浩特‘城’、‘池’的聲母。

送氣濁塞擦音[dʒh]: 如常熟‘城’‘強’的聲母。

清擦音[ʃ]: 如常熟‘商’、‘少’的聲母, 俄語 mar[ʃa](步子)的 m。這個音聽起來跟法語 shako[ʃako](一種軍靴)或北京‘沙’的聲母都有些不同, 就因為它的舌尖部位比北話的 f[ʃ]稍稍靠前。

濁擦音[ʒ]: 如西安、蘭州、呼和浩特‘熱’‘肉’的聲母, 俄語 жар[ʒar](熱)的 ж。

濁擦音[ʒ]: 如英語 red[ɹed](紅)、rice[ɹaɪs](米)的 r。它的發音部位跟[ʒ]相似, 只是舌尖接近齒齦後部, 比[ʒ]稍靠後, 嘴唇圓攏, 向外突出, 跟[ʒ]不同。武鳴僮語[ʒa](眼睛)、[ʒei](死)、[ʒo](洞)的聲母也是這個聲音。有候摩擦很輕, 可以認為半元音。

閃音[r]: 如日喀則藏語[ra](山羊)、[ro](屍), 維爾語 bar[bær](給)、rast[ras](真的)[r], 俄語 рад[ra](高興)的 p。

閃音[r]: 舌尖輕輕彈一下。例如英語兩個元音之間重讀的 r 或字尾的 r 後面接上一個元音時, 有人(特別是國南部)就把它讀做閃音[r]: very[veɹi](很), period[piəriəd](階段), a pair of[ə peɹəv](一雙)。

邊音[l]: 如英語(英國北部或美國一般讀音)pear[pe:l]的 rl。

(5)舌尖後音(又叫捲舌音或翹舌音, 從前正齒音): 舌頭向上翹起, 舌尖向前硬顎靠。它的音部位比頂音偏後一點。一般語音學的著作不大區這兩種輔音, 因為它們不在同一個語言裏同時出現。

不送氣清塞擦音[tʃ]: 如北京‘制’‘止’‘戰’‘爭’的聲母

送氣清塞擦音[tʃh]: 如北京‘常’‘出’‘產’的聲母

不送氣濁塞擦音[dʒ]: 如聖乍彝語[dʒə](金錢)、撒彝語[dʒo](腰)、威寧苗語[dʒey](少)的聲母。

送氣濁塞擦音[dʒh]: 如威寧苗語[dʒhis](牲口)的母。

清擦音[ʃ]: 如北京‘詩’‘書’‘熟’的聲母 ʃ。

濁擦音[ʒ]: 如北京‘讓’‘人’‘入’的聲母 ʒ。

鼻音[ŋ]: 如湘西苗語[nei](媳婦)、威寧苗語[ŋa](情)的聲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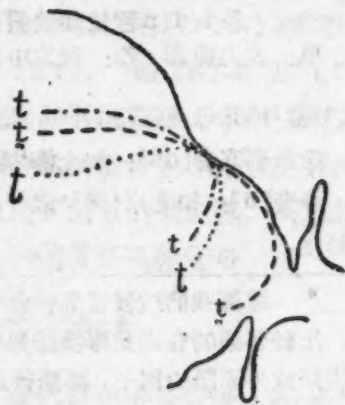
不送氣清塞音[t]: 如威寧苗語[tə](轉回), 高波苗[tʃ](笑)的聲母。

送氣清塞音[tʰ]: 如威寧苗語[tʰau](用)的聲母。

濁塞音[d]: 如威寧苗語[do](軍隊)的聲母。

邊音[l]: 印度西南部馬拉提(marathi)跟印度東南的泰爾爾(Tamil)語言裏有這樣的音⑫。

⑫ 看《語音學教師》(Le maître phonétique)第48期第60期。



圖六 舌尖前、舌尖中、頂音塞音舌位比較圖
——— 舌尖前音
- - - 舌尖中音
..... 頂音

閃音 [ɾ]: 這個閃音是瑞典方言裏的所謂“深 l”或印度用拉丁字母 r 表示的聲音^⑩。個別說英語的人把短元音後的 r 讀成閃音 [ɾ], 如 hurry ɒp! [hʌɾi ʌp] (快), sorry ɒp! [sɒɾi] (對不起)。

(三) 舌葉音: 舌面邊緣跟白齒相接, 舌面向硬顎抬起, 舌面前部向上齒齦和前硬顎靠攏, 嘴唇往往是向前突出的。

清擦音 [ʃ]: 如金華‘虛’、‘書’、‘溜’的聲母, 英語 shoe [ʃu:] (鞋), with [wiʃ] (希望) 的 sh。濁擦音 [ʒ]: 如金華‘煮’、‘乳’的聲母, 英語 chon [ʒa] (白菜), vache [vaʒ] (母牛), 德語 Chef [ʃef] (廚師) 的 ch 等。

濁擦音 [ʒ]: 如聖乍桑語 [ʒi] (水) 的聲母, 英語 pleasure [pleʒə] (愉快) 的 s, 法語 jone [ʒu] (煩) 的 j。

不送氣清塞擦音 [tʃ]: 舌頭的形式跟 [ʃ] 相同, 成阻時舌尖和前舌葉向上齒或上齒齦抵, 阻塞氣流通路, 然後稍稍抽開隙。如金華‘準’、‘居’、臨淄‘蒸’的聲母, 聖乍桑語 [tʃi] (星宿) 的聲母。

送氣清塞擦音 [tʃʰ]: 如金華‘春’、‘吹’的聲母, 聖乍桑語 [tʃʰi] (燒) 的聲母, 英語 choose [tʃʰu:z] (選擇) 的 ch。

不送氣濁塞擦音 [dʒ]: 如聖乍桑語 [dʒi] (銅) 的聲母。

(四) 舌面音 以舌面為主動器官, 又分以下兩類:

(1) 舌面前音: 舌面前部向齒齦和前硬顎的部位抬上去, 舌尖不妨抵着下齒背。

不送氣清塞擦音 [tʃ]: 如北京‘經’、‘濟’、‘教’、‘具’的聲母。

送氣清塞擦音 [tʃʰ]: 如北京‘請’、‘去’、‘瞧’的聲母。

不送氣濁塞擦音 [dʒ]: 如撒尼桑語 [dʒe] (冷)、威寧苗語 [dʒo] (種植) 的聲母。

送氣濁塞擦音 [dʒʰ]: 如上海‘求’、‘強’、‘健’的聲母。

清擦音 [ɕ]: 如北京‘喜’、‘學’、‘習’的聲母。

濁擦音 [ʒ]: 如寧波‘袖’、南通‘容’、‘易’、‘認’的聲母。

鼻音 [ŋ]: 如西安‘女’、‘念’、‘娘’的聲母。

不送氣清塞音 [t]: 用舌面前部讀 [t], 可以發出這個音, 如三江侗語 [tu] (九), 荔波水語 [tu] (九)。

送氣清塞音 [tʰ]: 如三江侗語 [tʰa] (上去), 荔波水語 [tʰin] (臂) 的聲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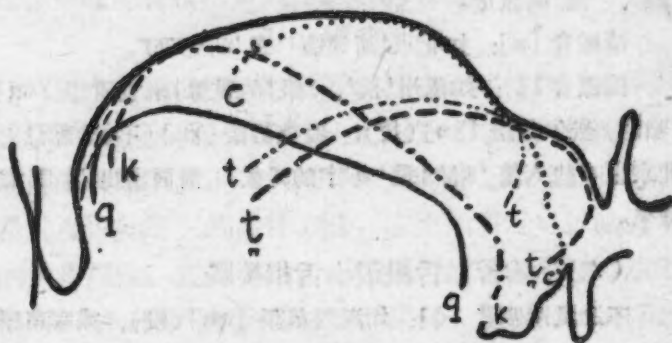
不送氣濁塞音 [d]: 如廣西大瑤山瑤歌中‘揀’ [dʌ:ŋ]、‘摘’ [dɛp] 的聲母。

(2) 舌面中音: 部位比舌面前音偏後一點。舌面前部向前硬顎抬起, 舌面前跟舌尖不妨抵着下齒。

不送氣清塞音 [c]: 如永康、贛榆‘雞’、‘居’的聲母。

送氣清塞音 [ch]: 如永康、贛榆‘啓’、‘去’的聲母。

不送氣濁塞音 [ɟ]: 如匈牙利語 magyar [maja:ɾ] (匈牙利人) 的 gy, 法國也有人把 Dieu (神) 念做 [ʒɛ]。



[圖七] 頂音 r 與舌尖後音 [ʒ] 舌位比較圖

——頂音 r
---舌尖後音 [ʒ]

[圖八] 各種塞音舌位比較圖

——舌尖前音
---舌尖中音
.....舌面音
.....舌根音
——小舌音

送氣濁塞音 [ɟʰ]: 如永康‘瞿’、‘羣’的聲母。

鼻音 [ŋ]: 如開封‘女’、‘念’、‘娘’的聲母, 法語 vigne [vin] (葡萄) agneau [aŋno] (羔羊) 的 gn。

清擦音 [ɕ]: 如贛榆‘希’、‘興’、‘鄉’的聲母, 德語 ich [iç] (我), recht [rɛçt] (正確) 的 ch。

濁擦音 [ʒ]: 漢語許多方言用 [j] 或 [y] 起頭兒的字部帶有一些摩擦成分, 成為 [j] 或 [ɟ]。如北京‘語言’ [ʈy ʃən], 昆明‘雨’、‘雲’ [ji] [jin]。此外如英語 yes [jes] (是的), you [ju:] (你) 的 y, 德語 ja [ja] (是), Major [majo:r] (陸軍少校) 的 j。

邊音 [l]: 舌尖抵下齒, 舌面的中線跟前硬顎相接觸, 軟顎上升, 帶音的氣流從舌面的兩邊流出, 往往帶有較多的摩擦成分。這就是法國南部及瑞士法語中的所謂“濕 l” (“l” manillé), 例如法語 œil [œl] (眼睛), briller [briʃe] (放光) 裏的 l^⑪。意大利文寫作 gl, 西班牙文寫作 ll, 葡萄牙文寫作 lh 的都有這個讀法。

(五) 舌根音 (從前叫牙音) 舌根 (舌面後部) 向軟顎或軟顎與硬顎相交的那一部分靠攏或接近。

不送氣清塞音 [k]: 如北京‘改’、‘革’的聲母 k, 廣州‘客’、‘握’、‘竹’、‘笛’的韻尾。

送氣清塞音 [kʰ]: 如北京‘開’、‘口’的聲母 kʰ。

不送氣濁塞音 [g]: 如湘潭‘共’、‘櫃’的聲母, 俄語 газ [gaz] (氣) 的 г, 英語 go [go] (去), 法語 goût [gu] (滋味) 的 g。

⑩ 看瓊斯《英語語音學綱要》, 頁 179 註及頁 200 第 830 節。

⑪ 這一類輔音在不同的語言裏發音的方法往往略有不同。例如德語嘴唇最突出, 法語次之, 英語有些人嘴唇不很突出。擦音有人舌尖向上, 有人舌尖向下, 像讀 ʃ 似的。舌頭的部位也稍有前後的不同, 例如英語就比德語、法語稍稍靠後一點。

⑫ 但是法國北部沒有這個音, 凡是南部念 [ɟ] 的, 北部都念 [j]。

送氣濁塞音 [gʰ]: 如上海‘共’、‘櫃’的聲母。

鼻音 [ŋ]: 如上海、廣州‘我’、‘五’的聲母，北京‘廳’、‘堂’的韻尾。

清擦音 [x]: 如北京‘河’‘海’‘湖’的聲母 h。

濁擦音[ʒ]：如蘭州‘挨’、‘餓’的聲母，來賓僮語[ʒa]（咱們）聖乍彝語[ʒa]（後），黔東苗語[ʒa]（不）的聲母。北京也有些人讀‘暗’、‘愛’等字的時候，前面讀出這個聲母來。

(六)小舌音 舌根跟小舌相接觸。

不送氣清塞音 [q]：如湘西苗語 [qa] (咬)、威寧苗語 [qau] (莊稼)、三江侗語 [qo] (喉)、荔波水語 [qa] (烏鴉) 的聲母。

送氣清塞音 [qh]: 如維吾爾語 [qhandaqh] (怎樣),
威寧苗語 [qha] (教) 的 qh。

不送氣濁塞音 [g]：在蘇聯北方和高加索一些民族語言裏有這個 [g] 音，湘西苗語 [ŋga] (倒塌) 的後一個輔音音素也是這個 [g]。

鼻音 [N]：如湘西苗語 [NGə] (挑) [Nqhe] (渴) 等字的第一個音素。

清擦音 [x]: 如無錫、溫州‘好’‘海’的聲母, 荔波水語 [xə] (肩膀) [xə] (做) 的聲母。

濁擦音 [ʁ]：如維吾爾語 [oqhʁʉtʰi] (學生)、[bʁʁ] (花園)，荔波水語 [ʁʁ] (皮)、[ʁʁːn] (藤) 的 [ʁ]。

顫音 [R]: 如法語(大城市的讀音) *paris* [pəri] (巴黎) 的 r, 但有些人念時顫動很微弱, 成為閃音。也有人讀做舌尖顫音 [r] 或擦音 [ʀ]、[ʁ] 或者跟舌尖顫音並用一如 *courir* [kuri:R] (快走)。德、葡、瑞典、挪威等語言裏也有時 [R] [r] 並用。

(七)喉壁音：咽頭肌肉緊縮，舌根後部向後靠，跟緊縮前突的喉壁相接近，造成摩擦。又分兩類：

(1)上喉壁音：摩擦的部位在喉壁上部。

清擦音 [h]：如阿剌伯語 [halluf] (豬)，[ru:h] (風) 裏的 [h]。

濁擦音 [ʕ]：如阿剌伯語 [ʕain] (眼)。腓尼基語也有這個音，例如迦太基漢尼拔將軍 (Carthagionois annibal) 的名字在原文應該讀做 [hanni:baʕal]，意思是“巴勒 (腓尼基人的上帝) 所愛的人”，當中就有 [h] 跟 [ʕ] 兩個輔音。

(2) 下喉壁音：一向認為[h]跟[ɦ]兩個音是喉部摩擦音，是由於聲帶接近而不緊張造成的噪音，但是謝爾巴院士認為造成摩擦的部位在咽頭下部。

清擦音[h]: 如廣州、上海‘好’‘海’的聲母, 英語hope [həʊp](希望)的h。

濁擦音 [ɣ]：如上海‘紅’‘鞋’的聲母。

(八)喉音：聲帶緊縮，把氣流閉塞住。然後突然打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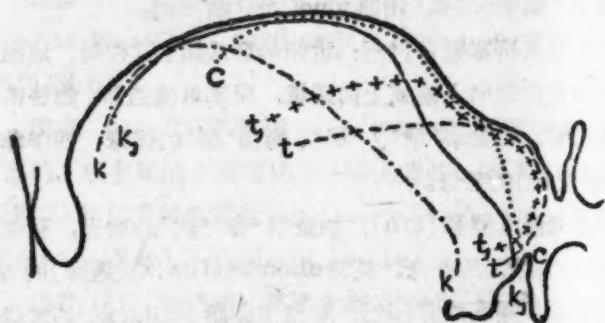
不送氣清塞音 [ʔ]: 漢語許多方言用元音 a, o, ɤ 起頭的字

像‘愛’、‘安’、‘歐’、‘恩’等，常會在字頭出現這個聲音。有方言這個輔音不可缺少，如上海、蘇州、福州、廈門等。吳入聲字都有[ʔ]韻尾。雲南玉溪凡是中古音見字都變成一個聲母，如‘狗’[ʔɣɑ]、‘街’[ʔs]、‘缸’[ʔā]、‘薑’[ʔai]等。德語裏也有這個輔音，如 *all* [ʔal] (全)，*abirren* [ʔirren] (歪曲)。傣僮語族許多語言除字頭字尾都可以有這個聲音，在濁音聲母前面往往有一個[ʔ]，如武鳴僮語[ʔa] (肩)，[ʔda] (黑)，[ʔwa] (抓)等。有人管它叫“先喉塞音”。

送氣清塞音 [ʔh]: 像咳嗽的聲音。如玉溪 中古音溪字‘快’[ʔhə]、‘開’[ʔhəi]等。

七 幾個表示輔音的附加作用和特殊變化的符號

1. 顎化作用 音標右下角連寫一個沒有點的小字“j”，或在音標上面點一點，表示發某個輔音的時候，舌面向硬顎抬起，像念i的樣子。如：t=i



【圖九】顎化與非顎化塞音舌位比較圖

———非顎化舌尖前音	———顎化舌根音
++++顎化舌尖前音舌面中音
—·—·—非顎化舌根音	

$\dot{d}=d$, $\dot{n}=n$, $\dot{s}=s$ 等 (俄語的軟音——即顎化音 $\dot{d}, \dot{n}, \dot{s}$ 等)。

2. 舌根作用 音標中間加一個“~”符號，表示某個輔音的同時，舌根向軟顎抬起，像念 u 的樣子如：t̡, d̡, z̡ 等，俄語的硬音 л 英語字末的 l 或波蘭的 ł 都是有舌根作用的 l。

3.送氣作用 送氣加h, 輕微的送氣加'符號。
如: 漢語的送氣音ph, th, kh等; 英語的送氣音可寫做p', t', k'等。

4. 唇化作用 音標下加 ω 。如 n^ω = 圓唇的 n 等。 [圖十] 1 跟有舌根作用的舌位比較圖

于唇化輔音擬製了特殊的符號，如 ɮ = 唇化的 ɮ 或 ɮ ， ɹ = 唇化的 ɹ 或 ɹ ， ɸ = 唇化的 s 或 θ ， ɸ = 唇化的 z 或 θ 等，如果用附加符號，就不必管這些特殊的符號了。

5. 濁輔音清音化或氣化 音標下加小圓圈“。”
示聲帶不顫動。如：! 是威寧苗語 [la] (繩子) 的聲

法語 *peuple* [pœp^l] 的 *l*。 *m* 是聖乍彝語 [ma] (牧) 的聲母，威寧苗語 [mau] (炒麵) 的聲母。 *ŋ* 是聖乍彝語 [ŋa] (聽) 的聲母，威寧苗語 [ŋu] (太陽) 的聲母。

6. 清輔音濁音化或聲化 音標下加小尖角“v”表示聲帶顫動。如 *s* = *z*。

7. 鼻化作用 跟元音鼻化的辦法一樣，上面加個“~”號，如 *ṣ*。

8. 二音同發 用“~”或“~”符號把兩個符號連起來。如 *mŋ* 表示雙唇緊閉，舌根抵軟顎的鼻音。必要時擦音也可以用這個連號。如： *ts*， *tʃ* 等。

9. 齒化 下加“n”符號。如舌尖抵齒背的 *t* 可寫成 *t_n* (= [t̪])。

10. 當韻母用的輔音 下加直杠“|”。如上海“五”，“嘸” *m*，廣州“唔” *m*，“吳” *ŋ* 等。

11. 長輔音 跟元音一樣，長輔音後加兩點“:”，如“n:”，半長後加一點“·”，如“n·”。也有人用雙寫表示長音。

12. 擠喉作用 右上角加一小撇“，”表示喉部和其他部位同時造成的塞音，如 *p'*、*t'* 等。

13. 縮氣作用 國際音標有 *ʃd* 等符號，但為省便起見，不妨在普通音標的右上角加一個小尖角“<”表示縮氣。如 [f<] 表示疼痛，接吻的聲音是 [pf<] 或 [ʏ<] 等。

14. 搭嘴作用 國際音標為 *zulu* 語的 *c*、*q*、*x* 造了 *ɿ*、*ʘ*、*ɸ* 三個音標，表示搭嘴作用，這樣的聲音在國內語言中還沒有發現有誰在正常的語言裏使用。

八 輔音表

現在我們根據國際語音學協會1947年修訂的國際音標表參照蘇聯謝爾巴院士所編製的輔音表把重要的輔音列表如下。讀者只需按每一個輔音的地位向左邊看就可以知道它的發音方法，向上頭看就可以知道它的發音部位。也就是說，同一橫行的音標發音方法都相同，同一縱列的發音部位都相同，把這兩項綜合起來就是這個音標的全部說明。如 [m]：雙唇的、鼻腔、閉塞、響輔音——鼻音。就是說：雙唇閉塞，軟顎下降打開鼻腔通路，噪音成分很微弱的帶音輔音。

[tʰ]：舌尖中的、口腔、閉塞，噪輔音——送氣清塞音。就是說：舌尖緊貼尖齦，軟顎上升，口鼻腔氣流全部閉塞，噪音成分很強的，不帶音的送氣輔音。

[dʒ]：舌面前的、口腔、閉塞，噪輔音——不送氣濁塞擦音。就是說：起先舌面前部緊貼前硬顎，軟顎上升，氣流完全閉塞，接着口腔阻塞的部分稍稍留出間隙，氣流可以摩擦而過的，噪音成分較多的帶音不送氣的輔音。其餘可以依此類推。

輔 音 表

音 標 發音方法			發音部位		唇 音		舌 尖 音				舌 葉 音	舌 面 音		舌 根 音	小 舌 音	喉 壁 音		喉 音		
			雙 唇	唇 齒	齒 間	舌 尖 前	舌 尖 中	頂 音	舌 尖 後	舌 葉 音	舌 面 前	舌 面 中	舌 根 音	小 舌 音	上 喉 壁	下 喉 壁	喉 音			
鼻	閉 塞 輔 音	響	鼻 音		m	ɱ		ɱ _n	n	ɱ _n	ɱ _n		ɱ _n	n	ɱ _n	N				
口		噪	塞 音	清	p			t̪	t	t̪	t̪		t̪	c	k	q			ʔ	
				濁	b			d̪	d	d̪	d̪		d̪	ɟ	g	ɢ				
			塞 擦 音	清	pʰ	ɸ	pf	tθ	t̪ɬ		t̪ɬ	t̪ɬ	t̪ɬ	t̪ɬ	cɟ	kx	qɣ			
				濁	bβ	bɸ	bv	dð	d̪ɬ		d̪ɬ	d̪ɬ	d̪ɬ	d̪ɬ	d̪ɬ	ɟɣ	gɣ	ɢɣ		
		擦 音	中 縫 擦 音	清	ɸ, ɱ	f	θ	s		ʃ	ʃ	ʃ	ʃ	ç	x	χ	ħ	h		
				濁	β, w, ɸ	v	ð	z		ʒ, ɹ	ʒ	ʒ	ʒ	ʒ	j, (ɸ)	ʎ, (w)	ʁ	ç	ɦ	
		邊 擦 音	清					d̪												
			濁					k̪						ɽ						
		響	邊 音					l, l̪	l̪	l̪				ɽ	(ɽ)					
			半 元 音	w, ɸ	ɸ				ɹ					j, (ɸ)	ʎ, (w)	ʁ				
			閃 音						r	ɽ						R				
			顫 音						r							R				
		顫 閃 音	噪	擦 顫 音	ψ				ʃ											

與格

對格(賓格)

造格

共同格

比較格

呼格

以及一系列的方位格。

數詞：計算體系是十進法，可是每類不是三位而四位：個十百千：99,999 在朝鮮語是 9,9999。次序詞由數量數詞派生：構詞法在漢語借用數詞中是用頭，在朝鮮固有的數詞中是用詞尾：比方，-и (漢借詞“二”)，чэ-и “第二”；тул- (朝鮮語“二”)，п-чэ “第二”。計算物件時，數詞加上特殊的詞尾——類別詞尾。這類詞尾跟物件類別一樣多。每一類別都有它所特有的外部標記作為特徵：球狀、圓柱狀、平面、有支柱的、有柄的等等。因此，хан-ал (一條——豆、堅果等)，хан-карак (一條——匙子、手指等形物件)，хан-тэ (一支——香烟、枕木等圓柱形物件)；其中 -ал, -карак, -тэ 是類別詞尾(或譯量詞尾)。

動詞：新的動詞主要是由名詞加構詞的動詞 хада (做) 形成：сынни “勝利”，сыннихада “勝利”(動詞)。動詞的語法範疇分為位置性的(позиционные)和非位置性的(непозиционные)兩種。前者跟動詞的句法功能關聯，後者在任何句法地位都是可能的。屬於非位置性的範疇有：及物性、語態、時制、行為的方法、式。動詞一方面可以分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另一方面可分為派生及物的和派生不及物的。它們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沒有及物不及物性的形式標記，而後者有尾-и- (以及它的變體 -ри- -ки- -хи- -у-) 形式的標記，這詞尾對於派生及物的和派生不及物的動詞是共同的。派生及物動詞表示祈求語態所固有的意義；派生不及物動詞表示中動語態和被動語態所固有的意義。形式標記的一致造成同一個動詞可以有兩種意義，比方，тылида “可以聽見”，也是“使聽見——說”。動詞有三種非完了時(現在、過去、將來)三種完了時(現在、過去、將來)；在形式上現在完了時(анчж-ат-та 坐了)等於過去非完了時(по-ат-та 見過)。諸完了時也用在關係時制的意義上。行為法的範疇跟俄語的體近似，但不相等。它是由助動詞用分析方法表示出來的。最重要的行為方法有：持範疇(具體的過程性；藉助於助動詞 итта “是”來形成，比方，пого итта 我讀)，行為全部完結的範疇(藉助於助動詞 мада, порида 等等形成；пихо-порида 完結了)。

屬於位置性的範疇有形動詞，副動詞，句尾敘述範疇和不定式。形動詞是在修飾語地位的動詞形式。它有時制：現在時，過去時和將來時。副動詞是在狀語地位的動詞形式。副動詞也用來表示一個句子對另一個句子的關係和依賴性；這樣的依賴性是多種多樣的(原因、條件、目的、時間、同時性、連續性、對比等等)；因此副動詞的數量相當大(達到四十)；因之，並列連接詞和從屬連接詞也就完全沒有，因為動詞的副動詞形式代替了它們。不定式是主要用在主語和補語位置的動詞形式。

動詞既然是句尾的謂語，它就具有句尾的謂語性的特殊形式。這一形式有三種意義：它指出說話者和對話者之間的關係(人稱關係的範疇：恭敬的、客氣的、親熱的、粗魯的等等)，說話的完結性(敘述性範疇：疑問的、敘述的、驚歎的等等)，所說事實的真實程度(式的範疇)。式有幾種：中性直述式(канда 他去)，目睹式(каде 我親眼看見他去了)，非目睹式(кадао 據說他去了)，絕對式(кама 我一定要去)，可能式(карида 他大概要去)，命令式(ка-гора 去!)等等。此外，還有用分析方法(願望式，企圖式，意圖式等等)和用詞尾(ка-ря-мнида 打算去，詞尾-ря-)表示的許多式。這些式是非位置性的。

形容詞分為兩類。一類在結構上，在語法上大都跟動詞一致。幾乎所有的動詞範疇它都有(形動詞，副動詞，不定式等)。因此，一些語言學家把這一類形容詞跟動詞合併為更普通的一種範疇——謂詞(предикатив)。另一類(也包括所有的關係形容詞)的特徵是沒有表達語法關係的手段；這些形容詞主要是用作修飾語，往往是跟繫詞在一起(чялчжок 營養的——詞典的形式，但 чялчжок ида——謂語形式，чялчжок 或 чялчжокин——修飾語形式，等等)。

副詞之中特別分出所謂方式副詞，它是由詞根重疊來形成的(比方，панчжак-панчжак 閃爍體的視覺印象)；元音交替或輔音交替表示視覺(聽覺等等)印象的不同強度。後置詞確定名詞的變格的關係；按其起源可以分為來自名詞的(ап “前”等等)和來自動詞的(тэхайо “關於”)。一些後置詞是非派生的。除了一些只連接名詞的連接詞外，句子內部沒有連接詞。近來在朝鮮語裏，在句中斷讀之後的連接詞的新範疇獲得巨大的發展。

三 句 法

朝鮮語的句子可以分成下列的句子要素：主要要素——骨幹主語(在簡單主語表示“部分”的地方表示

“全體”：пору-нын ккори-га ччапта 鹿的尾巴短；感情的主體：на-нын хоранъи-га мусопта 我怕老虎，等等），主語和謂語；次要要素——修飾語，附加語，補語（動詞附近的和名詞附近的），狀語。句子要素的次序：骨幹主語在前，主語其次，謂語第三，每一個次要要素位於它所依賴的詞之前；補語和時間狀語，地位狀語往往放在句子前頭。名詞謂語（不定式動詞也可以做名詞謂語）是由繫詞和繫詞附近的要素組成。句子的同類要素：名詞由連接詞連接，動詞或者形容詞由副動詞連接。在複雜並列句和複雜從屬句裏，下列各種詞（詞尾）充當聯系的手段（並列和從屬）：

（1）副動詞，比方，原因副動詞尾 -осо 在這個句子裏：кэ-га чичж-осо паныл нэдапонда 狗吠起來了，他就向院子望了一望。

（2）謂語的變格了的不定式，比方，在這個句子裏的不定式後面的對格（賓格）-рыл：

ккочх-и пхиги-рыл кадаримнида 我們等待花開。

（3）謂語的形動詞形式後面的輔助名詞：比方，下面句子中的 ттэ（時候，當……的時候）：

хангачжи чхаре-га ккытмачхи ттэ, паксу сорн-га тылноссымнида 當照例的節目終了的時候，掌聲響了。

（4）形動詞（往往是在修飾的句子中）。此外，句子的次序也是表示聯系的一般方法：從屬句位於它所從屬的主要句子或者那個主要要素之前。

四 詞 彙

朝鮮語有兩個詞彙層：朝鮮固有的詞和漢語借詞。中國文化和漢語的長期影響在朝鮮語的詞彙中留下不少的痕跡：朝鮮固有的很多詞被漢語借詞排擠出去了。（比方，一百以上的全部數詞）。許多借詞進入了朝鮮語的基本詞庫中，而它們作為詞根因素，是創造科學、技術術語時構詞的主要源泉之一。古來借用的這些詞根發生了頗大的語音變化，因而充分適應於朝鮮語的音系。蘇聯軍隊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中解放朝鮮（1945年）以後，朝鮮語的詞彙開始由俄語獲得補充，主要是社會科學、政治、科學技術的術語。

五 文 字

直到十五世紀前半期，朝鮮還是利用在公元開始時從中國借過來的象形漢字。漢字為漢語服務，而漢語直到十九世紀末還是朝鮮的書面文學語言。最初利用漢字記錄朝鮮語的詞的嘗試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七世紀（記錄朝鮮專有名詞，後來也記錄一些鄉歌——數目有二十五首）。利用漢字的方法各有不同：有用作整個詞的，用作一個音節甚至用來表示音素的。這種混合體系是很複雜並且不便於理解的，因而沒有廣泛流

傳。一四四三年創製了朝鮮民族字母。由於書面文學語言仍舊是漢語，所以這一套字母只起輔助作用，它的名稱“訓民正音”也指出這一點。朝鮮文字長期間未為人民所歡迎的文學體裁服務，可是甚至當時被封建統治者迫害的人也沒有贊許它。只在十九世紀末以後，混合文字（漢語詞根組成的詞用漢字寫，其餘用字寫）體系又恢復過來。現在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裏，一切著作幾乎都完全用朝鮮民族字母（共二十四個如下表）來印刷。

ㄱ	к	ㄴ	с	ㅇ	пх	ㅏ	о
ㄷ	н	ㄹ	л[л]	ㅑ	х	ㅓ	ё
ㅕ	т	ㅗ	ч	ㅕ	а	ㅗ	у
ㅛ	л(р)	ㅛ	чх	ㅕ	я	ㅗ	ю
ㅜ	м	ㅜ	кх	ㅕ	о	ㅗ	ы
ㅠ	п	ㅠ	тх	ㅕ	ё	ㅗ	и

這樣一來，這些字母表現了二十四個音位。其他音位用結合字母表現出來。

六 朝鮮語言研究的歷史

在朝鮮，研究朝鮮語的最初著作是在十五世紀開始時跟文字問題有密切關係的著作。朝鮮語的形態學和詞彙的研究只開始於十九世紀末，而是跟朝鮮語運動者的活動有關聯的。其中佔傑出地位的有現任朝鮮語言學的奠基者 ㄱㅑㅕㅕㅕ 和 ㅕㅕㅕㅕㅕㅕ (時經) (1876—1914)，後者是朝鮮語語法、語音和文字的許多著名研究的作者。現代的朝鮮語言學家首先是 ㅕㅕㅕㅕㅕㅕ (金科奉) 都是他的繼承者。

在俄羅斯，第一本《露朝詞典試編》(1874)的編者 ㅕㅕㅕㅕㅕㅕ 奠定了朝鮮語研究的基礎，朝鮮語語法構造的系統研究是跟 ㅕㅕㅕㅕㅕㅕㅕㅕ 的科學活動相聯繫着的，他在二十世紀初在俄羅斯組織了朝鮮語的研究。ㅕㅕㅕㅕㅕㅕㅕㅕㅕㅕㅕ 在朝鮮語語音構造的研上以及在朝鮮語和阿爾泰語系諸語言的比較語法上有重大的貢獻。《朝鮮語語法》(1939)和阿爾泰諸語言(用朝鮮語的許多材料)的比較語法的許多著作的作者 ㅕㅕㅕㅕㅕㅕ (芬蘭)的著作受到俄羅斯東方學傳統的影響。

外國學者——ㅕㅕㅕㅕㅕㅕ (美國)，ㅕㅕㅕㅕㅕㅕ (法國)等的著作沒有很大的價值：這些照例是教本，不反映朝鮮語的內部發展規律和特點。一八八一年法國西傳教士出版了朝鮮語語法，它是按照拉丁語的語法模型寫的。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二十二卷
«корейский язык»)

譯述



語言學高等教育和語言科學幹部的培養

(蘇聯科學院出版《語言學問題》1954, 2 社論摘錄)

何道南譯

《語言學引論》應該推動學生在學習某一具體語言上的創造主動性，把他的注意

和興趣引導到建立一種語言(母語或學會的外國語)的語法結構和詞彙的各種成分之間的活的關係上去。因此，這種課程不應該拿語言起源的理論的說明、語言學在社會科學體系中的地位、現有的和過去有過的各種語言分類法的敘述這些項目來增加它的負擔。這些問題，以及普通語言學上的其他重要問題，應該在高年級的“普通語言學”裏加以系統的論述，這個課程將在某一語言的具體的和歷史的研究的基礎上加寬和加深學生的方法學上的訓練。

養成學生對語言的科學的和創造性的態度，可以通過深刻的和獨立的(就是免除廢話的)講課，但是最有效果地建立和鞏固這種態度是通過有技巧地組織起來的實習課。承認實習課的鉅大的教育作用，已經成為語言教學法(也是語言學習法)上的常識。“掌握語言的規律只有通過嚴格的系統[的練習]才有可能，光有字面上的了解是完全不夠的。和一切科學一樣，真正深刻的了解和理論性的概括必須建築在事實的觀察上，通過事實的比較和對照。這就要求一個課程不但有理論的部分，還要有實習的部分。”(1953年11月28日《教師報》)

語言學者的修養應該從語言文學系學生入學的第一天就培養起來。文學專門化和語言學專門化的劃分應該從二年級就實行，這樣才能免除語言學專門化學生聽大量文學講課的負擔。要提高高等學校裏語言訓練的水平，必須加深學生的獨立工作。討論語言學上的一般問題和特殊問題的專門習明納爾應該成為真正的科學-創造的實驗室，掌握語言學的學校，發展學生的研究活動的工具。但是為了這個目的，就必須精簡教學計劃，給學生留出更多的從事獨立工作的時間。然而訴苦的聲音却越來越高：“學生的自由時間非常少，沒有時間讀必要文獻，沒有時間讀文學作品，尤其沒有時間討論讀過的東西並且把它記住。從早到晚，學生聽課，記筆記。照現在的情形，沒有時間讓學生把自己的筆記重讀一遍，改正它，補充它。照例只有到考試之前才把筆記拿出來溫習一下，這一課程的訓練基本上就以此為結束。這種情況是不能再忍耐了。必須為學生創造這樣的條件，使他能完成他的專業訓練。尤其是俄語。”(同上)

適宜地組織學生的獨立工作的前提是減少必修課

程的鐘點，有計劃地分配獨立工作的時間，加強對學生和教研室在這個方向上的活動的檢查，徹底審查所有課程的內容和範圍，刪除一切多餘的東西，在鄰近的課程中重複的東西，用語言學上的最新成就把這些課程裝備起來。把學生引導到科學工作上去需要使他的整個學習生活正常化。學生從二年級起，必須每週至少有一天沒有講演課也沒有實習課，專供獨立工作之用；在最後一年，如果每週有兩天自由，將要大大提高畢業論文工作的水平。好好地規定學生的科學研究工作，在訓練高級專家這件事情上起重大的作用。“這就養成學生獨立創造的習慣，培養蘇維埃專家的那種寶貴品質，就是有能力地獨立地解決在他面前發生的複雜的生產任務。”(1953年12月18日《真理報》)但是還沒有一個大學或師範學院的語言文學系能夠誇口，在語言學的領域中已經廣泛地發展並良好地制定學生的科學研究工作。

語言學家的訓練有五個方向(五個組)：(1)“普通語言學”的專家(2)某一語族或語系的比較歷史研究的專家；(3)一種語言的描寫的和歷史的研究的專家；(4)民族語的修辭學(文體學)，語言修養，文學作品語言的研究的專家；(5)兩種語言的對照研究以及互相翻譯的理論和實踐的研究的專家。

培養各個方向(組)的語言學家的教學計劃的性質需要加以特別的審查。必須強調，任何一個組的教學計劃的擬訂不應該走上名目繁多的路，連基本的語言學訓練都不應該使聽講的鐘點太多。必須特別重視那些以闡明和研究各個語言學專門化裏的中心的和重要的問題為內容的專門課程和習明納爾的題目。在一個專門化的範圍內的各種課程的教學大綱必須是內部統一和一致的。必須避免重複，避免矛盾。

可是，如果用這個要求來衡量大學裏的俄語方面的教學大綱，很容易地就會看出，在《語言學引論》的教學大綱中佔中心地位的一些普通語言學上的問題，在《現代俄語》的教學大綱中重複了。例如，關於詞，關於詞彙和基本詞彙，關於音位、音節、音節劃分，說話的語調-思想的段落，關於語法的對象和任務，關於形態和句法等等部分都差不多完全重複。《現代俄語》的教學大綱至少有四分之一(如以時間而論，還要大得多)重複了《語言學引論》教學大綱裏的問題。如果這共同的問題在這兩課裏講得一樣，那倒還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在不同的教師手上，情形並不都是如此。

《真理報》在社論《提高教育和教養的質量》裏說：“教學大綱規定給予學生的教材的分量和深度。如果教學大綱裏裝滿次要的材料，而必要的部分的學習反而有時候不予規定，那是不可容忍的。”（《真理報》1953年12月24日）這句話也適用於語言學家的訓練。例如，直到現在，還沒有《俄語歷史詞彙學》的教學大綱。

《中學語法教學》

(文 錄、胡 附著 春明出版社出版)

伯 韓

這是1954年出版的可以看看的書之一。作者通過語法教學的實踐，對中學語法教材、教法提供了許多的寶貴意見，而且對於語法這門科學本身存在的問題，也作了一些有價值的評論。

全書分五章。第一章“基本認識”，對漢語語法的基本概念有所說明，特別是強調了形態學研究的重要性。作者不同意某些語法學者認為漢語語法只有造句法一個部分的主張，他說“所謂形態學，就是單詞的形態變化，詞與詞的相互關係，詞與詞的結合以及語詞的次序等等”。作者認為拿孤立的詞來分類，對於漢語是行不通的，如果一定要這樣做，就只能依照意義來分類，但即使依照意義來分類，也還會碰到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腐爛”“親熱”“清醒”“麻木”，竟不容許決定它基本上是形容詞還是不及物動詞(例子引用《語法修辭講話》第二講頁39)。因此，事實上主張憑意義來區分詞類的人，碰到實際困難的時候，往往不得不求助於形態來解決。關於這一點，作者舉出了王力、呂叔湘諸先生著作中的一些例證。他又舉了許多例子來說明怎樣從形態來分析詞類，並且指出了形態與意義的關係。

在句子的分類上，作者認為把句子分成敘述句、描寫句、判斷句等等，也是傾向於以句子的意義作為分類的標準；而正確的分類標準應該是句子的組織結構，“我們必須從組織結構之中去發見含義”。對於“體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動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這樣的分類法，他是在原則上贊同的。在省略句中，他提出了“修辭的省略”這個名目，來說明“他吃中灶，我吃大灶”“王家莊辦理減租減息”等看起來似乎不合邏輯的句子，因為這裏面“王家莊”“中灶”“大灶”等詞的用法是修辭上的一種“借代”。

第二章“語法教材”，對目前各學校採用的幾種語法書作了一些評判，又根據學生寫作上的普通毛病來談語法教學的重點；同時也談到語法教學中的術語問題，如何選擇例句與問題的問題，這裏作者提供了許多很好的實際經驗。最後談到如何處理語法體系與術語分歧的問題，就幾種主要體系作了扼要的比較，還就各家詞類名稱以及虛詞實詞的界限製了兩個對照表，這給教師們參考很方便。

第三章“語法教學”，首先提到語言教學與文學教學的分別問題，約略地介紹了蘇聯在這方面的先進經驗。接着講到語法教學和詞彙教學、修辭教學、邏輯教學、標點符號教學的關係。再舉出一些例子來討論語法教學的一般過程，着重由具體到抽象的原則，採用歸納、啓發、邊教邊練、循環複習等方法。談教學過程的這一段是值得語法教學工作者特別注意的。關於語句分析法如圖解法等，也有扼要的說明。末了很正確地論述了對語法作用應有的認識。

第四章“教學中的幾個困難問題”，包括詞和語的界限問題，主語的範圍和位置的問題，複雜謂語(連動式、遞謂式)

的問題，複合句問題，“把”字句問題，詞尾“了”與語氣詞“了”的區別問題等，這些問題是語文教師們都要碰到的實際問題，同時其中大部分也是語法研究者正在爭論未決的問題。作者對於這些問題作了明確而扼要的分析，提出了具體解決的辦法，不但可以供教師們參考，而且對於語法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幫助。例如“詞和語的界限”那一節裏，指出陸志章先生提出來的交替律①不能完全解決問題，而隔開法②也同樣不能機械地應用。他主張從實際語言中去區別詞和語，主張看清語言發展的趨勢。又如談到分析句子的時候，指出“事理的分析是最基本的分析，丟開了這種分析就會走向形式主義的道路”。同時也不同意“正式”“變式”等等的說法。又如談到連動式的時候，採用呂叔湘先生的解釋而加以修正，不承認“捧着金盃討飯”和“走過去開門”可以分成兩類。又如“把字句問題”那一節，批判了王力先生“處置式”的說法，而主張從結構上看“把”字句。這些見解基本上都是正確的，而且有些是獨到的見解。

最後第五章“對進修的意見”，把漢語語法學的發展過程簡單地敘述了一下，同時把一些代表著作加以批評介紹，這對於學習語法以及教學語法的朋友們也是很有好處的。

這本書有些小毛病：比方有時候說明不夠清楚。如第19頁上談到詞的分類，認為“我說”“我吃”“我笑”“我走”把四個不同的詞和同一個詞結合起來，它們有一點共同的意思，這就可以看出這四個不同的詞應該屬於一類，說“我褲”“我路”“我腿”“我船”便沒有確定的意思，這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四個不同的詞和“說”等不屬於一類。作者拿“有共同的意思”和“沒有確定的意思”對比，而不是先拿“有確定的意思”和“沒有確定的意思”對比，再指出有確定的意思的那一組，表現着某些共同之點，恐怕不能使讀者獲得明確的觀念。看法上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第12頁上說，有些詞組，按其結構來說，是動賓語(如“傷心”)或主從語(如“可恨”“孩子氣”“好看”)，按其性質來說，却只等於一個形容詞。其實複合詞中有很多內部結構和短語相像的，不能因此就叫它詞組(我認為詞組和短語是異名同實)。第35頁上說，有些語法書認為“的”字是形容詞尾，“地”字是副詞尾，是模仿西洋語法的說法；如“我們每天看的報紙”“像老朋友一樣地接待我們”，其中的“的”字“地”字，就不是“詞尾”；我們用不着加上人爲的規定。這種看法也有問題。其實“的”和“地”的分別，雖然事實上是模仿西洋語法的人爲的規定，但這並不是語法學者或語法書著作者主觀規定的。(轉20頁)

① 比方“吃飯”可以換成“煮飯”，又可以換成“吃肉”等等，這就證明“吃飯”是兩個詞；“徘徊”不能換成“徘徊什麼”或“什麼徘徊”，這就是證明“徘徊”只是一個詞。這個辨別詞和語的方法就叫做交替律。

② 例如“桌子”，如果用“的”字插進去把“桌”和“子”隔開，說成“桌的子”就不成話，這證明“桌子”是一個詞。

小學閱讀教學法

蘇聯謝彼托娃著 丁酉成等譯

9,100 元

本書是蘇聯小學教師的參考書，內容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講閱讀教學的一般問題，如閱讀在教育、教養方面的意義，閱讀熟練技巧的發展，閱讀課堂教學的一般教學方法等等；另一部分是講閱讀教學的實際問題，如怎樣教學生閱讀有關自然、地理、歷史、文藝等內容的課文，怎樣指導課外閱讀等等。關於文藝方面的課文，作者還把它們分成故事、童話、寓言、詩歌等類，指出每一類的特點和它們的教學方法。

本書可供師範院校師生及小學教師參考。

小學語文課中的

自然常識教學

蘇聯馬爾金著 王繼麟等譯

9,400 元

本書是蘇聯小學教師參考書。

本書的任務在於幫助小學教師掌握在語文課中進行自然常識的教學方法以及與其有關的參觀旅行，觀察實物課的工作方法。

本書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自然常識課的任務，自然常識課的各種教學法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分對於蘇聯小學一、二、三年級語文講讀課中有關自然常識的教材和教學法，作了具體的、詳細的分析和研究。本書可供我國師範學校師生及小學教師參考。

俄羅斯聯邦 閱讀課本 小學一年級

蘇聯謝彼托娃等編 丁酉成等譯 在審讀中

本書是蘇聯小學的閱讀課本，選入課本的有童話、故事、詩歌、謎語和常識內容的短文共 164 篇。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 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合辦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社
北京西單新皮庫胡同乙十二號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佟麟閣路十號

社長

章 愨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編輯委員

呂叔湘 吳曉鈴 林漢達
章 愨 曹伯韓 傅懋勳
葉恭綽 葉聖陶 葉籟士
黎錦熙 鄭之東 羅常培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 訂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代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月刊

一九五四年七月號

第二十五期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總編輯

羅常培

副總編輯

林漢達

1—31,000

預定辦法 { 三個月三期 4,800元
半年六期 9,600元
全年十二期 19,200元

寄費 { 1. 平郵寄費不計
2. 掛號郵費由定戶負擔